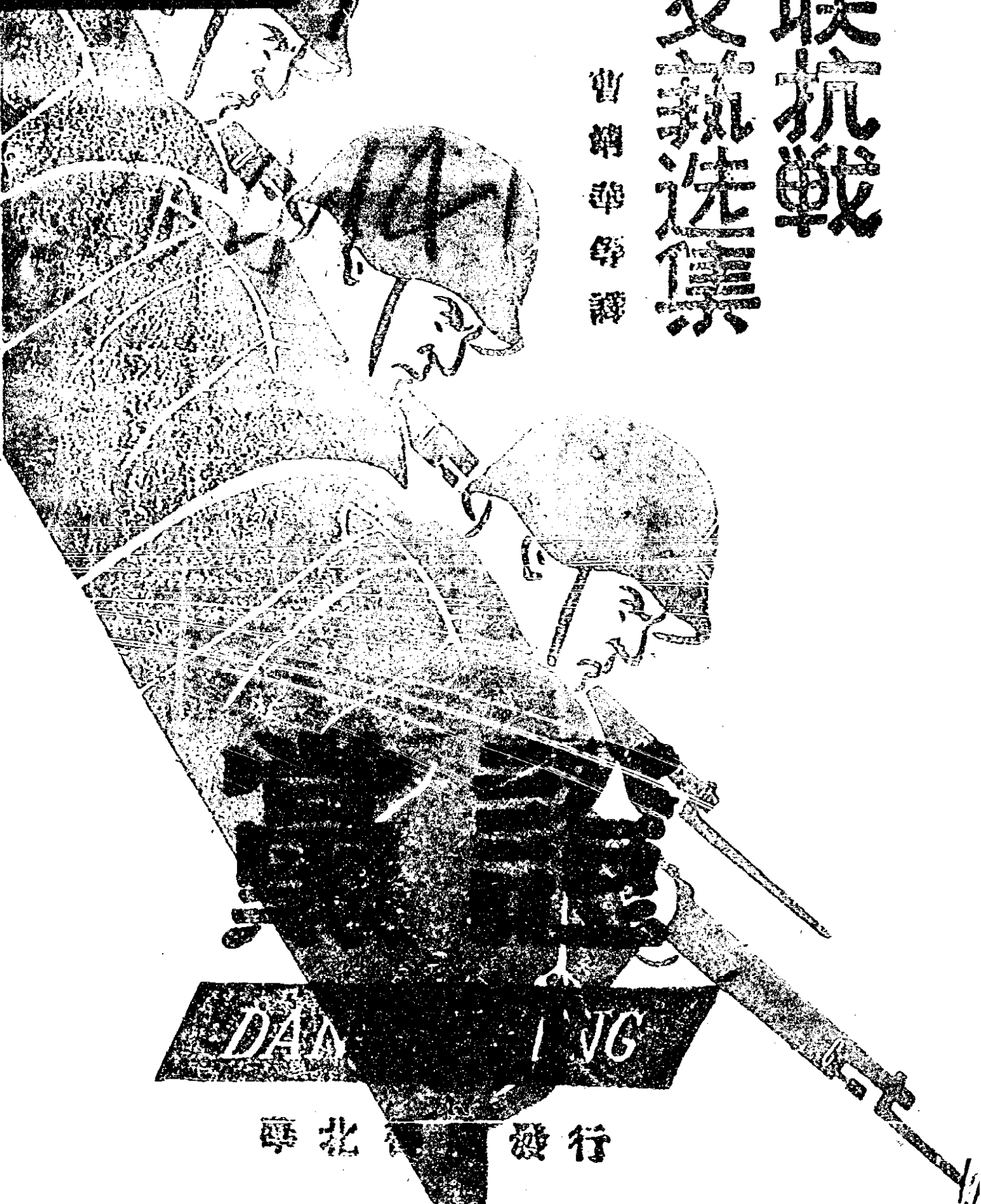


蘇聯抗戰

文藝選集

曹靖華等譯

#187
10.4/41



DAN LING

華北發行

黨 證

DANG - ZHENG

M•瓦希列夫斯喀亞等著

曹 靖 華 等 譯

華北書店發行

定價二元六角

1 9 4 3

B9107

「黨證」目錄

詩：

- 1 十字軍的出征……………D, 別德內宜
- 2 德國統帥部的『天方夜譚』……………S, 馬爾沙克
- 3 宣誓……………M, 斯維特洛夫
- 4 慰勞品……………V, 萊拜傑夫——庫琴奇
- 5 飛機從東方翱翔……………E, 托羅馬多夫斯基
- 6 別戰士……………Y, 烏特金
- 7 天藍色的信封……………V, 札米雅金
- 8 父與子……………A, 特瓦爾多夫司基
- 9 致莫斯科……………D, 江布爾

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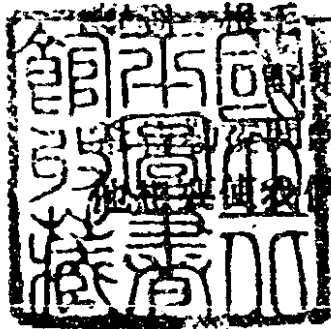
- 1 黨證……………W, 瓦希列夫斯喀亞
- 2 北極圈外……………N, 威爾塔
- 3 斯摩稜斯克的老農民……………F, 考錦金
- 4 丹尼羅老伯……………Y, 楊諾夫斯基
- 5 戴花冠的小姑娘……………Y, 楊諾夫斯基
- 6 未婚妻……………K, 芬
- 7 蜜蜂……………V, 克列敏斯基
- 8 郵票……………G, 科錫柯
- 9 母親的血……………C, 尼克拉索娃
- 10 從波列斯來的小姑娘……………V, 柯洛梭夫
- 11 他們倆人……………V, 卡達耶夫
- 12 冰墓……………B, 楊波和斯基
- 13 瘋狂的狼羣……………I, 愛倫堡
- 14 在斯大林格勒城中……………B, 西門諾夫

編后記（附作者介紹）

十字軍出征

D.別德內宜作
鐵 弦 譯

雷特勤，一個新的『狗騎士』，
向我們，
宣佈了十字軍的出征：
——『我要懲罰俄國，
任誰也不留情！』



——更看出他是
——
——我們劫偷，
——他將使我們潰敗，

但是他的結果很壞：

這個糊塗的倒毒鬼，
宣佈了十字軍的出征，
也沒料想到：
迎頭碰着災星。

每次戰鬥之後，
長列的十字架
他密集地豎起
——並且他還要繼續！

這只想吞嚥整個世界的怪獸

他吼道：——「十字軍的出征

（那要我不向後退罷？）
我將繼續下去！」

他一天比一天躁急，
他立的十字越來越密，
本來一團糊塗，
向莫斯科的道路……休提起

↓
我們不久就要說聲——勝利
↓

從我們的土地上，
把倒毒的吃人獸趕出去，
我們給他立一個十字！

德國統帥部的 『天方夜譚』

S. 馬爾沙克作
鐵 弦 譯

法西斯蒂陰森的撒旦，
抽着氣味芬芳的水煙，
命令了自己的一些王后，
到他這兒來稟奏。

於是來了個賽赫麗莎得（註一）

向他稟奏了一番：

——一挺德國的機關槍，
擊毀了十萬個永久據點，
和三〇〇九一七架飛機！
——兩架『美瑟史密』在飛行之間

就俘獲了阿拉木圖
月光照着他，燈火曾熄住，
空中還有氣球的保護！

——從前的郵差，現在的司
務長
捉住了俄國的里克一百萬輛

○
——我們炸毀了古根諾斯
我們威脅着得鳩山。（註二）

奪來了紅莓菓的集體農場
牠的收穫豐富非常……

撒旦打斷了他的稟報，
緊緊的關上了幾扇門，

——可是賽赫羅得，
德國的損失是多少？
——我主，你給我的這個問題，
真是頗費躊躇。
我把德國的損失
轉入了蘇聯的帳簿！

（註一）給撒旦講了許多
故事的女子，幸
相的女兒，見『
天方夜譚』

（註二）臆造的一些地名

宣 誓

M.斯維特洛夫作
鐵 弦 譯

強盜撕毀了我們的門鎖，
我們便是向他還擊的人！
我們是打過野兔的老手，
我們是布爾塞維克的子孫，
……

整個的大地到了戰鬥的時候

澎湃着新伯河遠方的水流，
如果不淹滅仇敵，
河水永不流回河岸！

賓斯沼地的泥塊
大道上飛揚着的塵埃，
這些泥土飛向敵人，
使他的眼睛不能睜開。

這是我們共和國之家：
這一切都是我們蓄積的勞動

！
難道你能把高山抬走？
難道你能把俄國土地拿去？

敵人在我們這裏——不能活
！
我宣誓向你，我的祖國，
要和敵人作戰到底，
激起戰士的憤怒，負起鎗彈
的重荷！

衝去吧，我的生命，
在戰鬥中達成給我的命令，
大家齊向祖國宣誓，
要在烽烟砲火裏煉熔！

慰勞品

Y. 萊拜傑夫——庫瑪奇作

鐵 弦 譯

爲人類的熱愛所溫暖了的，
爲撫慰的手所包裝的
筐籠，包捲，小箱——慰勞
品

像廣闊的江河一般流向前線

因爲在膠合板的箱子裏
給戰士收集得非常關心，一

所以不難辨認並且猜想，
大致是母親，愛人和父親的
贈品，

姑娘往這盒子裏放進了
少女自己的口味所需要的一
切：

餅乾，巧克力，香皂一塊，
淡香水和一只手帕。

這便是做主婦的母親的贈品

茶葉，綫，刀子，信紙，
煙口袋，和兩件多絨的毛衣
，
這毛衣是她給戰士親手織起
。

父親自己曾經上過前綫，
于是想起了自己的以往，
他寄些機子，味純的煙草，
煙嘴兒，手套，暖和的貼身
衣裳，

英勇的戰士珍貴着一切的贈
品，
讓牠們流得像廣闊的江河一
般，
那些是爲撫慰的手所包裝，
那些是爲人類的熱愛所溫暖
。

飛機從東方翱翔

K. 托烈馬多夫斯基作
鐵 弦 譯

飛機高高地飛翔，
飛機從東方翱翔，

輕懸着驚恐的線路，
你好調，輕捷的鷹，
下來吧，可愛的同志，
在故鄉的白楊樹梢，
你低低地飛罷。

飛機低低地降下，
我看見幾棵星很近很近，
孩子們從茅舍裏跑出，
還不過一分鐘，
閃動着一些降落傘，
在村莊外面的田野上，
向我們贈奉禮物。

這是兄弟給我們的敬禮，
沒有忘記我們，弟兄們，
軍隊很快的將要來到。
自由的烏克蘭的孩子，
和自己的莫斯科一致，
天空在他們的眼睛裏發着
藍色

那兒有蘇維埃的飛機，

在悲哀的原野上空，
飛過了遠方的偵察者，
心裏便覺得愉快。

他以一個自由底作者在疾飛，
，
他看見我們的復仇心的崛起，
，
他看見高高的白楊樹旁的，
朋友們和兄弟。

你轉告吧，我們在戰鬥，
我們不投降，我們不憂愁，
我們打擊着那些不速之客，
放火給敵人的坦克
男游擊隊員，女游擊隊員，
那些自己家鄉的孩子，
都忠實于戰鬥的宣誓。

戰士

У.烏特金作
鐵 弦 譯

讓我多多吻你幾下，
但你要記住：戰爭不是嬉戲

，
然而去參加戰鬥的事業，
對於你並非初次。

你走近布穀河畔，連那些楓

樹，
對戰士也要鞠躬敬禮；
布登尼事蹟的傳說
那些樹木還未曾忘記。

多瑙河深不可測的波濤，
又是一幅親切的圖畫；
這波濤是不是你從戰鬥中
才把自由賜與了他？

而萊茵河和維斯拉的水呢？
牠們如同人民的思想，
他們好像同志們在講話，
疾流着向你迎送，

無論在什麼地方，
到處可以找到同志，
甚至在柏林——如果你找一
下，
那兒也有你的同志。

我們在這空前的戰爭裏
如同首先歌唱的戰士在行進

而這只人民的歌曲就要得到
全世界的隨聲響應！

讓我多多吻你幾下，
但你要記住，戰爭不是嬉戲
，
然而，去參加戰爭的事業，
對於你並非初次。

天藍色的信封

V. 札米雅金作
鐵 弦 譯

透過霧氣，
穿過森林和田野，
我的天藍色的信封，
我的紙片，
向你，親愛的飛去——
飛向我和你相別的那所房舍

任憑山嶺高峻，
任憑草原廣闊，
話語飛來親愛的家鄉——
天藍色的信封叙說着，
那些勇敢的弟兄
那些嚴酷的衝鋒戰鬥。

記得嗎，你曾經說過，

當送別的時候：

『敵人使我們分離。』

我不能忘記那句話，
我到處在打擊敵人，
爲的我們不再分離。

在行軍和戰鬥裏，
在大風雪，在惡天氣；
只要我憶起你的親愛的喉音

我更覺得光明起來，
我更覺得有些溫暖，
如同你立在我的身邊。

透過霧氣，
穿過森林和田野，
我的天藍色的信封，
我的紙片，
向你，親愛的飛去，
飛向我和你相別的那所房舍。

父與子

A. 特瓦爾多夫斯基作
戴 弦 譯

前些天一個老騎兵

伊凡·特魯得涅夫率領
他的兒子阿列克謝來到
了西南路總司令布登尼
元帥那裏，父親和兒子
請求元帥把他們編入一
個作戰部隊。總司令滿
足了特魯得涅夫請求。

父親和兒子在七月的一日
兩個人來到了布登尼那裏，
老頭兒的胸前，配着
內戰時代的勳章。
父親和兒子拚肩而立，
雖然父親的白髮不能隱藏，
一個人很好，另一個也還
健壯，
『喂，走啊，兒子，...』
於是走進司令部。

布登尼望了父親一下，
認出了這個殺砍的好手。
父親和元帥坐在桌旁
于是想起了以往。
但，時間寶貴——這是戰爭
——你有什麼請求，老友？
我的請求如此：從今天起
我想要回馬上。
請求重回騎兵隊

我還是有用的。
並且我並非一個來到這裏的
元帥同志，這是我的兒子。
你若尊重老頭兒的請求
就讓我們兩個一同殺敵。
于是布登尼從坐位上站起，
擁抱了他，並且接了吻。

——謝謝，朋友。我的答
覆是：
殺敵敵人——拒絕是沒有
的……

並且立刻下了命令：
兩個戰士編入部隊
並且備馬去行軍，
于是元帥和他握手道別。
父親和兒子就馳往前綫，
兩個戰士有着相似的面孔，
——我的國家，我的土地

，
一個親族，一個家庭。
在你的命運底嚴峻時刻
你對我們變得自倍的親切

。現在我們愛你百倍地增強
我們為你拿着武器站起，
父親們和兒子們一齊起來……

不
我的國家，我的家庭！

致莫斯科

D 江布爾
鐵 弦 譯

莫斯科！我們國家的心臟！
思想的主宰，莫斯科！
不止一次在克里米林宮的牆
邊

我俯首敬禮，
不止一次在冬春之交，
當草綠了的時候，
我以歌手長者底權利
向你，莫斯科，致送了
那讚美的琴弦的聲音，
和那充滿溫慰的語句！
樹葉剝剝地落着，
雪花在克里米林宮的上空飄
舞，

大自然是鮮明而清醒，
而你，勞動的莫斯科
和那醉醺醺的野獸搏鬥……

…

敵人他休想凱旋！
你以槍彈掃擊
他的空乏的肚腹，莫斯科！
呵，充滿偉力的莫斯科呀！
和德國人再嚴酷些，莫斯科

，
白天黑夜地制壓他們，
你砍伐他們要像樹林一般，
莫斯科！
你的敵人是殘酷無情，莫斯科！

他伶巧而又貪慾，莫斯科！
莫斯科，他在你的身上
留下了不少的創痕。
你擊碎這惡棍罷，莫斯科！
你的每灘山谷和高坡
都是法西斯蒂葬身之所！
鳥兒向我叫着：『莫斯科』

……
山嶺向我大呼：『莫斯科』

……
銀河下的星羣向我預言着
你的偉績，莫斯科……

朋友們！這不是做夢——清
晰得很

強盜們向莫斯科猛進！
我們的莫斯科是在危險之中

！
幫助她，更快地幫助她
把敵人們搗得粉碎，
讓他們這一羣滾開去，
民眾們，你們負有義務！
把一切呈獻給莫斯科！
在西伯利亞，在克里米亞，
在尼瓦河上
全國幫助着莫斯科。
我們的里德爾，奇慕根和巴
拉施。

阿拉爾和他的烏嶼，
掘鑿者和我們的運煤夫
都在幫助你，莫斯科。
喀什克子孫的團隊
參加着決死的戰爭
爲了千萬個明亮的家屋，
爲了你，首都的靈魂。
風和田野——對我都親切。
從襪襪起我便在鞍子上過活

。剛到黎明我便騎上馬，
像一個少年似地揮動着滾子
馬蹄敲響着，我急駛向前，

我號召那些認識我的人們
去幫助莫斯科。
在莫斯科時間還早，天還沒
黑，
來往的人們數不清，
但這兒暗夜已經向我耳語：
『卸下了馬鞍罷，你這老人
！
你還應當以歌曲相助』。
於是我隨着這黑鬃
向西方游動着我的目光，
那兒金黃的白日還在和暖……

……
白髮的江布爾
曲膝在溼潤的穀堆之上，
一顆星在青空中眨着眼睛
牠的光在小河裏閃爍，
我撥弄着琴弦，
我以目光威嚇着梟鳥
並創造着讚頌莫斯科的歌曲

——
獻給莫斯科，爲着莫斯科。

〔完〕

黨 證

W·瓦希列夫斯喀亞
靖 華 譯

『遞過來，克迦，遞過來……』
她匆忙的，急促的遞着子彈。頭髮從頭巾下露着。亞列克
塞不扯頭的貼到機關槍上掄了一句：
『遞過來，克迦，遞過來……』
機關槍在響着，子彈帶在蠕動着，克迦匆忙的抓着另一條
彈帶，拿在手裏預備着。
『克迦！』
『有。』
『再去打電話去，去告訴上校去，聽見了嗎？把一切都告

訴他。』

她由灌木叢裏爬着。到小山後邊就跑起來，跑到屋裏了。到了電話跟前。

『我要城裏，城裏，三十五號。』

『沒有人回答。』

『給我接上，接三十五號。』

『沒有人回答。』

電話響了一下。克迦折了手。撲到窗子跟前。灌木叢後邊，排槍在響着，射擊着。她又用抖顫的手拿起電話筒來。

『親愛的，奧洛弗喀叫電話的……奧洛弗喀……親愛的，親愛的，我要城裏，三十五號……』

『沒有人回答。』

『親愛的，親愛的，你要明白，奧洛弗喀在叫電話的。奧洛弗喀呵！要城裏的……不論什麼電話都可以，要城裏！』

『我盡力辦，你等一等。』電話筒裏的聲音突然說着。克迦克復了戰慄，她聽見遠遠的地方有接電綫的聲音及女電話生的人耳中聽的口音，頑強的重複道：

『城裏……城裏……城裏……』

『喂，奧洛弗喀！』

『我在這裏。奧洛弗喀，奧洛弗喀……』

『通城裏的線斷了。在修理的。得等一等。』

她無力的放下了手。

克迦從屋裏跑出去了。到灌木叢跟前，用肚子爬着。她到了自己人跟前了。亞列克塞把那出着汗的，煙薰了的臉，從機關槍上轉過來。

『怎麼樣？』

『交通斷了。在修理的。』

他咬着牙。

『克迦，你瞧一瞧——萬里沙那面什麼也聽不見了。』

她從右邊爬到小山上。一個年輕輕的邊防軍，臉朝地轉着，她小心謹慎的用嘴唇交換了疾青年的臉蛋。臉蛋還有點發暖。她把手伸入到衣服下邊——心不跳了。

『死了，』她對亞列克塞說。

『九個，』他說道。『遞子彈來，克迦。』

她遞了子彈。用睜得大大的眼睛往對面看着：那兒是一條窄窄的小河和一道小橋。在橋那邊，在綠色的背景上，爆發着射擊的紅色的小火光。那是德國人。

『遞過來，小克迦，把子彈遞過來……』

他們躲到灌木叢後邊，躲到茂密的野草後邊，緊貼着地，躺着。連續不斷的，猛烈的向對面打着。德國人在距他們二三百步遠的地方都臥下去了。

克迦機械的遞着子彈，機械的數着：是的，九個。可是萬里沙還不在數呢……』

很近的旁邊，有人在呻吟着。現在已經不是九個，而只是八個。

『克迦，再去試一試，再試一試，或許修好了。』

她跳起來，跑去了。

『奧洛弗喀……奧洛弗喀說話的……親愛的，親愛的，請給我接城……』

『過兩點鐘才通話的。』

克迦擲了電話筒。跑轉去了。

『亞列克塞，過兩點鐘才通話的。』

『過兩點鐘我們就沒有了，小克迦。』

『她匆忙的計算着。七個。是的，七個……』

『小克迦，把手帕拿去，看看拉東怎麼了。』

她爬到膠木叢後邊，用手帕把打傷了的手紮起來。

『你從這兒爬開吧，你受傷了……』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小克迦，不要緊。』

『克迦！』

她聽見了自己丈夫的聲音，就向他撲去了。

『你聽着吧，克迦……』

他沒有看自己的妻子。他沒有把眼睛離開橋的那邊的燃着紅火花的碧綠的草叢。

『你會不會從敞棚裏把汽車開出來？』

她往後退了一步，彷彿有人到她胸口上打了一下似的。

『你會不會？』

他不看她。他往那開着紅火花，碧綠的草叢裏望。

『是的。』她低聲的說。

『你聽着的嗎。克迦？』

『是的。』

『公文在櫃子裏。一切文件都裝到汽車裏。開到城裏去。交給上校。你明白嗎？』

『亞列克塞，我留下……我不能夠……』

『克迦，快些！明白嗎？快些！過一分鐘就許遲了。公文——櫃子裏的一切。明白嗎！克迦……』

『是的。』

他連一次也沒有看她。她不敢挨他的伸着取新的機關槍子彈帶的手。

『坐上汽車，開足馬力。拼力的趕。帶上手槍，聽見了嗎？記着，克迦，七顆子彈——最後一顆留着以備萬一，明白嗎？』

『是的……』

他悄悄的往灌木叢裏爬着。突然他又喊起來。

『克迦，等一下，把我的黨證帶上，把一切人的都帶上。把黨證都帶去。』

她拿出紅色的小本子。後來從一個人跟前爬到另一個人跟前。五個人——五個人都把自己的黨證給了她。

『把那些人的也帶上。』

她把陣亡的人的衣兜都搜了搜。這不是阿，小小的紅本子

『你記住，克迦，——預備好汽油，萬不得已時——把汽油澆上去燒了……記着第七顆子彈……快些去，克迦，快些……』

現在，他終於望了她一眼，灰色的。可愛的眼睛……她覺到對這個人有一種絕望的，猛烈的，瘋狂的愛情。

『小亞列克塞……』

『沒有關係，不要緊，克迦。你快些去。這也就是愛情，克迦。』

這也就是愛情呵。她咬着嘴唇。小心謹慎的爬着，覺得硬硬的紅色的小本子，在胸口上磨擦着。

後來——她跑起來了。房子後邊是敞棚，敞棚裏是一輛大卡車。

克迦開了摩托。在那兒，在灌木叢那邊，定然聽見摩托的嘟嘟聲的。亞列克塞聽見了的。

『這也就是愛情。這也就是愛情呵，』她好像在夢中似的，用含糊聲重複着。她把車開到路上了。

她附到方向盤上，路是坦平的，光滑的。克迦開足了馬力。風在耳朵裏嘯着。

綠色的樹木，白色的房子，都在閃爍着。她飛馳着，向前飛馳着，低聲的重複着亞列克塞的話：

『快些，或許太遲了。』

到岔路上，把車停住問着路。因為她不曉得這一帶——第一次來到這裏的。六個月的別離以後，只過了一個晚上和一夜。亞列克塞……

終於到城裏了。有人攔住她，問着。她機械地回答着。

給她指着路。她艱難的上着樓梯。一層，兩層。呵哈，好長的樓梯呵……一道門，兩道門，三道門……軍人，警察，黨都是人。綠色的帽子，一望見遠防軍戴的綠色的帽子，心都收縮了。

她走到棹子跟前就說：

『司令官亞列克塞吩咐我送公文來的。』她交了文件皮包，公函，棹子後邊的人，把一切東西依次收了，平心靜氣的好好的放起來。

『現在你坐下休息休息吧。』

她想說她不累，可是兩隻腿打起彎來了。她艱難的坐到椅子上。槍聲和卡車，摩托聲，還在筒子裏亂響着。

棹子後邊的人，拿起電話筒來。

『請接奧洛弗喀。』

克迦等待着。

『接奧洛弗喀，奧洛弗喀，快些！』

她等着。那位也在等着。眼裏充滿着一種熱望，她緊緊的，緊緊的捏着手指，企圖在他眼裏看出什麼東西來。

『是了。是了。』

他慢慢的放下電話筒。

『什麼，什麼？』

她從棹子後邊出來，把她的冰冷的，捏得緊急的手指，握到自己手裏來。

『奧洛弗喀沒有回話。』

『再不能通話了麼？』

她覺得她的手是多麼冷起來，兩腿是多麼冰涼起來，渾身是多麼冰涼起來了。

『親愛的，勇敢的你呵……怎麼辦呢？戰爭……德國兵到奧洛弗喀了……』

歌詞好像回聲似的，好像往日的回憶似的，飛到腦子裏了——這是誰唱過的，什麼時候唱過的呢？黑眉毛，亮眼睛的亞列克塞呵，心愛的，可愛的，可愛的亞列克塞呵！

只可惜那海闊天空的人間的自由，

天空的可愛的太陽，世上的愛情……

她已經能抑制自己。

『我去了……我要到區黨部去了。』

人家給她指了路。

又是寫字棹，又是坐在棹子後邊的人。她的心又收縮起來了。他像誰呢？唉呀，是的像葛里沙，像年輕輕的首先陣亡的葛里沙呵，

『我送黨證來了。』

他從懷裏把牠們掏出來。十份鮮紅的小本子。

『誰的黨證？』

克迦把身子一挺，用確信的聲說：

『今天黎明在同德國人戰鬥的崗位上陣亡了的十位邊防軍同志的黨證。』

秘書站起來了。黨證在寫字棹子上放着。十個紅色的小本子，好像鮮紅血斑似的，在綠色的呢棹盤上閃爍着光芒。

北極外圍

N·威爾塔
靖華譯

在蘇苔地帶的四十九日

他們帶來了步鎗，剩餘的子彈和重要的消息。這以後，他們睡了一天多，把他們在敵人的很深的後方，在蘇苔地帶裏所過的四十九日，告訴了一番，當把他們身上的破衣服脫去，剪了髮，刮了濃密的鬍子，洗了澡，換上一身乾淨衣服的時候，我聽他們說起來了。

他們有六個人。兩位上尉——希馬金和諾維柯夫，兩位中士——舒米洛夫和謝明諾夫，兩名紅軍布蘭丁和楊左甫。

當敵人向佈置在 T 河上的我們部隊突襲前幾天，上尉希馬金帶了一隊人，奉命保護團的右翼。

希馬金同自己的一隊人，紮在 T 河西岸。那時，有一天夜裏，看見敵人的部隊，從右翼來包圍他。他派了交通兵給團長送報告。交通兵好久沒有回來，於是希馬金就親自到團裏去了。

團長沒見交通兵。大概他是在路上被打死了，因為那時德國人已經用迫擊砲和自動步鎗，向交通壕射擊起來了。團長令

希馬金的一隊人。開到N高地上去，再由那裏到T河東岸去，全團人差不多都到河那兒去了。

二百名會浮水的人，成羣的和單獨的都安安全全的浮過了奔騰的山間的河水。同團聯絡到一起了。跟希馬金一起的剩下不會浮水的有五十名戰士。對付付的把電話綫繩河架了起來。沿着這條『索子』，又渡過十七個人。這時德國兵發現了這一隊人，於是就猛烈的向他們射擊起來了。電線打斷了，水把牠沖跑了。

第二天，希馬金想着再試一試運氣。用步槍的皮帶、腰帶，防毒面具帶，結成了數十米遠長的一條索子，由河上引了過去。抓住牠，又渡過十四名戰士。其餘的過不去了。德國人又瘋狂的射擊起來了。現在同希馬金在一起的只剩十九名人了。他們入山了。

不落的太陽

北極圈外的太陽，在這些日子是不落了。牠日夜無情的照射着，牠的光亮是無處可以躲掉的。

禿山和敵人，把他們包圍着，那些敵人都站在山頭上。他們向他們一天成三次，有時成四次的射擊着。那時他們沒有地方睡覺。他們也沒有工夫睡覺，周圍馳驅的敵人，時時追擊着他們。

隨身攜帶的糧食，馬上全部就光了。三天都是吃着野菜子和磨菇。用最後一根火柴，把一浪繩點着。繩子燃了幾天，當時藉這火可以吸煙。可是壞煙末馬上就吸光了，繩子也滅了。

戰士們的背囊裏，每人只剩了四百粒步槍子彈和手榴彈了

恰好這時候希馬金的人數增加了。在第十五天頭上，希馬金偵察兵，遇到一位紅軍士兵。那位士兵說，在不遠的高地上，有幾位也是不會渡 T 河而落伍了的戰鬥員。這少數的戰士，據守着 T 高地，擊退着敵人的進攻。他們的高地，像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要塞。

當那位紅軍士兵談着這些話的時候，聽見了一陣槍聲。德國人又向高地上衝起來了。希馬金和他們戰鬥員們援救去了。一小時的戰鬥之後，敵人被擊退了，這兩部份人聯合起來了。

上尉希馬金，時時偵察着——沿河向南偵察着，向右翼偵察着。可是偵察兵無論到什麼地方，到處都有很強的德國哨兵。

有一次，一個德國的步兵連，向他們襲來了。希馬金令部隊分爲兩部份，他和五個同志擔任主攻，好使其中有受傷的那部份有更大的，不被發覺而脫逃的可能。希馬金任命上尉巴什柯夫斯基爲這一隊的指揮官，令他向 R 島進發，在那裏同自己的部隊聯絡起來。

希馬金猛烈的射擊着，引誘着敵人。當對打的時候，德國人一切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希馬金這一隊人上了，巴什柯夫斯基把自己的部隊帶出去了。過後，聽說他安全的同我們的部隊聯合起來了。上尉希馬金同他的五個人，企圖跟着巴什柯夫斯基逃出去，可是遇到了一大隊敵人。希馬金入到山裏去了。

法西斯軍力的偵察

當然，這部份軍隊如何脫逃，如何馬上同自己的部隊聯絡起來，重去作戰，這些都不在話下。可是不只這一種思想使希馬金及其戰鬥員們同敵人的巡邏作着戰，在泥沼地裏，在石頭

地裏，一天走幾十公里，不睡覺，一天只吃一塊麵包乾呢。

希馬金決定把敵人的軍力，把他們的砲火陣地及司令部的紮駐地點，作一番偵察。

開始到敵後偵察了。沒有一個戰鬥員有過一次喪胆的，沒有一個人灰心喪氣的，從來沒有一個人談過死的。他們過着生活，討論着明天的行軍計劃。求生的和戰鬥的意志，把他們領上了艱苦的砲火的道路。挨着的，有時在德國人遺棄的戰壕裏休息着。他們是白在這兒尋找什麼吃食東西的。在這些獸穴裏，他們甚至連一塊硬麵包皮也都找不着呢。

希馬金決定到傷陣地裏去，把他們曾經埋在地下的麵包乾取出來。他們打到自己的高地上，找着麵包乾，不分了牠，就沿着邊界向南去了。

有時，戰士們看見去襲擊敵人的我們飛機。希馬金用諾維柯夫上尉偶然帶的紅鉛筆，染了一條手帕，當飛機飛翔的時候，他就揮起手帕來。沒有效果。

希馬金的部隊，有幾次一直到了敵軍跟前。戰士們伏到距大路，距司令部和軍醫院數十步遠的地方，聽着，看着，數着。

於是他們發現了四門高射砲和同樣數目的野砲，兩個司令部的駐紮地，牢記着軍需品倉庫所在地，駁運小路的方向，汽車縱隊的停車場、汽油庫。他們也偵察了由M河到N城沿路的法西斯的軍力。他們每個人對這些『地址』都知道得很確實。他們決定就讓有一個人吧，也一定要把這些消息帶到自己的部隊裏呢。他們互相交換了自己的家庭的通訊處，他們準備萬一了。

無論如何要打出去

當太陽成幾小時的沒入到地平線下，夜裏黑起來的時候，戰士們都鼓起精神了。白天他們都躲在樹叢裏和山谷裏，夜裏向自己的部隊繼續着頑強的行軍。可是不久人家又追起他們來，已經不能睡覺了。如果睡的話，那就換着睡，——通常三個人睡覺，兩個守着睡覺的人。上尉希馬金去進行着偵察。

他比一切人都睡得少，而且比一切人都能挨餓。希馬金從前是一個流浪兒，生活鍛鍊了他，他是他的戰友中最能忍耐的一個，雖然不比他們年長。他去偵察的時候，碰到了一根電話線。把電話機接上去，可是叫不通自己的人，後來，他想着電線是斷了的，這以後，戰士們又找到了跟前，他們又是白高興了。德國人把一切電綫都毀壞了。

有一次，在一個霧氣瀰漫的早晨，他們到了T河跟前。可是突然霧散了。發現他們了。開始追擊起這六個人來了。可是戰士們把進攻的人擊退了。

以後，這隊人仗着指南針，頑強的向南走了兩天。他們的腳都腫了，衣服都破成碎片了。一切人的眼睛都發紅了。吃着野菜子和磨菇。可是穿過敵人部隊的決心，卻不會少減。

歸 來

這六個人的在小山上和薜苔地帶跋涉的第四十九天的日子來到了。早晨，上尉希馬金和戰鬥員楊左甫去偵察去了。霧還把小山籠罩着，當他們出去到小路上的時候，窪地裏還有濃密的霧層。

這時，他們聽見有低低的人語聲。都躺下去了。霧中的人

影既出來又消失了。有一個人出來到小路上。楊左甫突然跳起來，就向這個人撲去了——他認出了自己的連長。誰知這竟是師部的偵察隊——有一百來名人。

希馬金同偵察隊聯合起來了。四十九天以來，他們第一次痛痛快快的吃了一頓飯，吸了一回煙。可是偵察隊剛剛出發，他得去完成自己的任務。希馬金的人。同偵察隊聯合起來，又在敵後走了兩晝夜。

偵察隊在法西斯的防務上找到了弱點，就用無線電同師部取了聯絡，援兵開到了，開始了猛烈的戰鬥。這時，把法西斯們狠狠的收拾一傢伙，希馬金和他的同志們，同其餘的人，一塊兒作着戰。

偵察隊勝利的回到師裏了。希馬金一部份人，也同他們一塊走着。師長即刻接見了他們。偵察所得的消息，統統都載到地圖上。

後來，把戰士們引到土屋裏。他們倒到乾白楊葉子上，蓋着雨衣，即刻就睡着了，衛兵守着他們的睡眠……

斯摩稜斯克的老農民

P. 考錦金
李 威 譯

在斯摩稜斯克森林中的小村莊裏，我聽到了一個六十歲的集體農場農民蒂克夫的英勇故事。這是一個不常的蘇聯愛國者的故事。

故事是這樣：

德國兵開進了波波夫卡村後，發生了同樣的搶掠和蹂躪，使村莊變得荒蕪而又死沉。在清晨，也不再有了熟悉的雄雞啼聲

喚醒了村人，晚上也沒有羊鳴報告黃昏的降臨，德國人把村中所有的東西都吞食和載走了。

村中的人們都到濃密的森林中去參加游擊隊了。蒂克夫隨他們到穆吉去，穆吉是森林深處的一條池沼地帶，離村子有八公里。游擊隊在夜間從這優勢的地點襲擊德國的傳信兵，截斷電話綫，和燒毀尚未收割的穀物。

德國人不久就避免在夜間走這一條村路，再過些時，德國兵全部從這村莊撤退了。

游擊隊在森林裏度過了第三個星期，蒂克夫這時很焦急要知道村莊劫後的情況，他決定回去一趟，於是他帶着兩個游擊隊員就回去了。

波波夫卡村的一切是靜靜的。德國人好像是拒絕他們的拜訪。但是在那天太陽剛落的時候，蒂克夫鄰居的一個孩子出給卡，跑到蒂克夫的草屋喊着……『老伯伯，德國人來了！』

蒂克夫走到外邊，看見一串載着德國兵的卡車，沿着泥濘的路行進着，裝甲車在前頭和中間。一定有將近一營德國兵的樣子。

蒂克夫斗胆地大步走到路上。他脫下便帽，站在那兒。一架摩托腳踏車駛過來，一個粗胖的德國軍官從斗車中跳下來了，斗車在重壓下好像要坍塌了。他的雨衣已濕透。他搖下了雨珠，用很蹩腳的俄語問着：

『這是波波夫卡村嗎？』

『是的，』蒂克夫必恭必敬地回答着。

那軍官解下了公文袋，拿出了一張地圖，注視着。

『到穆吉去要走那一條路？』

蒂克夫摸着膝蓋，想要跪在他的腳前。『這就是你來的自

的呵！』他的腦袋閃着這個念頭。

『呃，你問什麼呵？』他問着，遲延着時間。

『程吉！』軍官吼叫着。

但是這老人已經決定了。一定要把德國人攔住，再給游擊隊去報信。他詳細地敘述着，他說一共有兩條路可以通到穆吉池沼。有一個捷徑，還有一個遠路，他說。那條遠路不大好走，因為那路上的一座橋還沒有修理。

德國軍官對那老人皺着眉頭，向他的士兵吼了一聲，於是隊伍又前進了。蒂克夫看見卡車開入村中，又傳到往穆吉去的方向。蒂克夫並沒有告訴德國軍官，橋已經腐朽，連一輛車的重量都不能負擔。

但是現在一定要趕速給游擊隊送信。那裏離橋祇有二公里，就是說在十五分鐘或二十分鐘以內，德國人就要回來的。不，那老人毫不顧忌那件事。他一定要派里昂卡去送信，而他自己留在村中好耽擱法西斯軍隊的時間。

里昂卡在他去給游擊隊送信的途中，看見最前一輛德國裝甲車蹣跚地翻到河裏去了。當那些德國兵咒罵着，向外拖車的時候，里昂卡繞開了正路，穿入枯黃的矮樹叢中了。

同時蒂克夫找到了同來的那兩個游擊隊員。

『趕快跑到村外那座橋去，把橋柱子鋸斷，』他告訴他們，『德國人不久就要回來了……你們鋸完，就回森林去。』

『那末你呢？』

『呵，不要替我擔心。我已經上年紀了。無論如何不久也要死的，我要留在這兒。』

游擊隊員無言地擁抱了蒂克夫，照他所吩咐的跑去做了。不久德國卡車就瘋狂地駛回村莊來。那軍官袖出手槍，對

雖了蒂克夫，咒罵他爲什麼不告訴他橋樑已經腐朽。

『但是我已經告訴了你那座橋沒有修理，』老人提醒他。
『這座橋並不比另一條路好。』

軍官命令他的部隊走另一條路；老農民守望着卡車穿過了村莊，一直向那橋頭駛去了。

……第一部卡車剛走上橋，橋就倒下去了。另一部裝甲車墮入山谷中，死了兩個士兵，另一個折斷了腿。

蒂克夫來不及逃跑了……

德國軍官的兩眼燃燒着狂怒，當他俯視着那被綁住的農民時，雖然他的面孔變得灰白，但是他却鎮定地望着那軍官。軍官抬起了腳用全力踢那老人的肚子。蒂克夫呻吟着，緩慢地躺在地上了。劇烈的苦痛撕裂了他的全身，他感覺嘴裏注滿了唾液。他吐出了唾液，鼓起了力量低聲地說：

『這，一點也沒有用。我們的人比你們高明得多。無論如何你們在穆吉是再也找不到他們了……』

軍官驚慌得好像昏迷了一樣。

『因爲死了兩個德國兵，你也要在苦痛中死去，』他吼叫着。

『不是兩個，我打死了你們三個』，蒂克夫回答。『可惜太少了。但是如果我們每人打死你們一個，那你們就全完了。』

那老人看見軍官在暴怒中撕着他的手槍皮袋。蘇聯農民蒂克夫在他最後的一瞬得以向雨水浸透的田野，道旁哭泣的楊柳和長滿青苔頂的草屋告別了——那些從他童年起就是很親切的，俄羅斯人會想到那些，當他們說到『我的祖國』時，那是遼闊，自由，親愛，屬於他們祖先的土地呵……

波波夫卡村又被蘇聯收復了。德國人被擊退了，寒冷的秋風襲過了殘破的村莊，帶着辛酸煙霧的氣息，帶着復仇的呼喊的回音。收復的時刻迫近了。我們蘇聯人民是堅強的。沒有什麼能消滅這股力量。（譯自英文版莫斯科新聞）

丹尼羅老伯

Y. 楊諾夫斯基
鐵 弦 譯

按照各種徵象來看，這是一所集體農場的院落。牠位於蒲騰河邊，一個景緻如畫的村莊的盡端。我小心地在黑黑的窗子上敲打着。什麼應答都沒有。受了兩星期夜生活的教訓的我，很方便地安放了受傷的手，並且期待着。我的上空的夜色是多麼美妙啊！故鄉的九月之夜，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充塞了我的鮮血的波蘭塔瓦的土地，我祝禱你的生活！

我站着，手在微顫。我在七十歲的寡婦謝克列達的大麻叢裏睡了一天。黎明時候，她在自己的農舍旁邊發現了我。在這之前，我涉過了一些淺的河，慢步在一些泥沼裏，我打濕了，凝凍了並且疲倦了。怎樣來到了謝克列達的農舍——我不知道。我醒來是由於她的哭聲：「喂呀，你這殘缺的手啊！喂呀，你這受傷的頭呀！」我的樣子實際上也很可怕，長滿了的鬍鬚，手上的裹布透出了血，頭上——纏得很厚的鬍鬚，血，污物。破爛的士兵服裝，沒有腰帶的寬襯衣，眼鏡。

謝克列達老婆婆對着我哭了一場！給我吃了煎蛋和牛奶，秘密地把我送到大麻叢裏睡了一整天。夜裏把我倒到有腳印的路上，給我的頸子上掛了一袋麵包並且像母親般地理了十字。「孩子，你，雖然不信奉，但這也沒有罪惡，——讓你一路平

安——是這受苦的三里路，到「社會主義集體農場」那兒，你就敲窗戶。」

於是我便站在窗下敲着。什麼地方也沒有狗叫，也沒有看院人的叫聲。這是沒有人住的地方。謝克列達老婆婆弄錯了，或許是我迷了路。那麼就該去找渡到蒲齋河對岸的，往東的渡口。

忽然間有誰觸動了我的肩膀，我驚恐地退避了一步。「不要怕」，一個聲音低低地喊道，「我祇去拿點兒路上吃的麵包，我們便走」。我沉默着。「謝克列達白天跑來，她說要把你送過河去。於是我把這集體農場的院子關了，雖然是空的，但還是集體農場的呀」。我請求他快些帶路，爲的在夜裏走出遠些。這人更走近了我一步——在黑暗裏現出了白色的長鬚。「我是「社會主義農場」的丹尼羅伯伯」，白鬍子說道，「這樣來叫，人們都知道我。因爲還有一個丹尼羅，那個是在「巴黎公社」農場裏的……」

我們走了一——老伯在前，我跟在他的後面。德國的信號箭閃繪着天空，火光密密地落着，地平線上遠遠地燃燒着草堆，地面時時在腳底下抖顫——在東方發射着五炮。

可愛的，給予果戈理靈感的波爾塔瓦的土地啊！戰爭邁進了你的門限。我走在你的道路上，從早到晚在隱藏着——你的人領着我，冒着生命的危險，向東移送到更遠更遠的地方。我們繞着德國人走，我們離開城鎮走。

「我們已經走過了麥地。」丹尼羅老伯在黑暗裏說，「我們轉彎到另條小路上有時候他們的偵察隊冒出來。馬車像瘋了似的吱吱的響着，老遠就聽得見。」

「就在這兒我們的游擊隊打了仗。這次仗打得真正烽煙滿

地。當時開來了一輛滿載着德國兵的卡車，並且有一個過去的紳士和他們在一起。人們讀了文告，彷彿波爾塔瓦州滑子丁希特勒的好友，名叫蓋爾曼，戈林的那個地主。哼，不成，——地主向我們這兒爬不來呀。把鬍子給他燒焦！我的老太婆當時被他們用自動步槍給結果了，她曾唾了他們的臉……』

我們走着，我聽了兩星期述說人民痛苦的悲慘的故事。向我述說的是婦人，女郎，老頭兒，小孩子。其餘所有的居民一一到軍隊和游擊隊裏去了。我在殘廢的人間痛苦裏，在燃燒的遺跡上，在被槍斃了的平民之間移動着。有時在草原上碰到絞刑架，——那兒懸着的並不是軍人，而大半是婦女。土地在我的腳底下微顫着——德國人把人們活埋到地裏……

『昨天我也領過一個人，』丹尼羅老伯說道，『很好的一顆小彗星，看來是飛行員，一路總是沉默着。馬卡雷亦答應我在打完了仗之後，他說老伯，我駕飛機到您這集禮農場來並且把您一直送到烏雲裏。算了罷，我說，你再把從上面丟下來，把老伯摔成個南瓜樣了。』

我們在莊肅的夜裏走着，胸膛陶醉着那些芳香的氣味，並且腦子裏想一生都要記住那星空，草和腳的接觸，露滴，樹木的黑影，走也走不盡的祖國的大地。

『每天都得自己烤麵包。』老伯說，『有多少我們蘇聯的人民在夜裏走着呢。剛放上一個麵缸，就得來揉第二個。如同在麵包房裏一般。並且你要躲避那些德國的犯人，他們像狗一般地追着人們。啊，同志，您要記住天上的那三北斗星。當斗柄向地面傾斜的時候，你就該歇腳了，——不等待翻過山，便是早晨……』

老伯忽然間停住了，坐下來並且俯向地面在黑暗裏開始張

望着。『他們成列地走來啦，』他低聲地說，『我們連轉灣的地方也沒有了。反正他們要捉的。對啦，哪個惡鬼已經把您給報告了……嗯，嗯……』

我是沒有武器並且是負了傷的。那麼，就完了。他們把我在田野間吊死，我將要很久地在風雨裏吊着。那邊便是我和生活將要訣別的地方。波爾塔瓦的靜靜的夜。『社會主義集體農場』的丹尼羅老伯在我的身旁。縱然他忘記不了在戰後把我的姓氏告訴給我們的人。

『老伯，』我說，『你要想起我來並且叫人們曉得……』

我把我隱藏了一路的文件的第一頁遞給老伯。老伯沒拿我的那張東西。『你往左手奔向那條河，要記住丹尼羅老伯！』於是他就很快地順着小路向前去了。

這是怎麼的？當老伯從我身旁走開，和黑暗混在一起的時分，突然唱起來。他的聲音在草原的寂靜裏聽得很遠。我彎着腰向前跑去，把臉浸在露水裏。老伯的聲音飄盪到我這兒來：『遍街上走着哥薩克！』

我坐下了，我覺得心房大聲地向整個的田野上敲動。臉是潮濕的，——汗，或許還有淚。老伯的歌聲漸漸地遠起來，並且最後被一個急促的喊叫給打斷了。歌聲沒有了。肅靜壓住了我的心靈，等待，射擊。『我是『社會主義集體農場』的丹尼羅老伯』——老伯的強大的聲音在那邊的田野上說道。並且這個聲音草原上的每個角落都會聽見。

以後我聽到了老伯的一些回答的每個字並且我明白了這是他爲我提高喉嚨，免得我在黑暗中走錯了並且走得離他要遠些。但是我坐着，沒有力氣活動，我不知道怎樣去幫助……老伯的聲音響得威嚴並且憤怒。

『夜裏我任誰也沒給領路！』——於是默然了……『打游擊我是老了！』——又是寂靜……『你們可以殺掉，另外我什麼都不知道！』——流星在老伯的上空墜落着……『你們砍了罷，兇犯們！』——又寂靜起來……『什麼時候你們也行不通！』——槍把子敲打骨頭的聲音……『聽着，人們！』——於是打了幾下自動步槍……

那時我向左手跑去，樹林上空的北斗星的柄傾斜向地面。我跑去尋找我白天的避難所，並且在逃難的時候，我對所有的人們講述了丹尼羅老伯之死。

戴着花冠的小姑娘

▽。 楊諾甫斯基
鐵 弦 譯

醫生伯伯，我不會再痛了吧？媽媽說我是個能忍的，我不是小姑娘啦，——我差不多已經滿十二歲了，媽媽還是坐在過道裏嗎？喂，你知道我不可以大聲地哼哼。

這是軍醫院嗎？醫生同志？我將像紅軍士兵那樣地總是躺在這張大床上麼？不，我一點兒也不痛，我稍微閉上一下眼睛可以麼？

現在請你給我揩淨了臉，這不是眼淚，眼淚永遠是鹹的，因為什麼我這樣地多說話呢？我們的女教師安娜·謝米諾夫娜總是說：『菲妮亞·克拉甫欽可在課堂裏不要提出蠢笨的問題！』

我非常喜歡畫，媽媽答應送給我顏料，那種叫做水彩顏料的，這是需要用毛筆來畫的。媽媽說：『菲妮亞，讀完了學校，——你要做個好的工作班長，』我的媽媽，她自己便是集體

農場裏的班長，但是我說：『我需要你們的那些班長麼，——我願意畫圖畫』媽媽說：『不能都去畫圖畫——不要胡來，菲妮亞，』但是我說：『如果不許我去畫——我就和你做對，我就死。』我們的爸爸在芬蘭前線打死了，我把自己當做孤兒，媽媽就開始生氣，於是說要把我關到蘆葦裏去，但是我不駭怕蘆葦，這是媽媽開玩笑。我們的房子後面，並沒有什麼蘆葦，只有花，各種各樣的花。

我會編花冠，誰也沒教過我，我自己學會的，我給小姑娘們大家編花冠，她們戴着我編的花冠，去參加結婚典禮，到電影院去，到跳舞會去……

我們是三個人，我，沙妮亞和小沙士柯，我們的大沙士柯是曳引機的駕駛手。小沙士柯和我同班，我們白天黑夜都在守望着，頭上戴着用大麥編成的花冠，很高的穗子，非常好看。誰也不能看見我們，然而我們——都能看見，如果擾亂者出現的時候或者是奸細，或者是傘兵——我們都能看見。

我們在坐着，太陽要落了，蟋蟀在叫着，唱着，一個小蜘蛛蕩來蕩去。麥穗兒在搖擺着，四面是草原。一個人也沒有，簡直使人要把這一切畫了下來，小沙士柯說：『我們白白地坐着，無論什麼時候誰也不會飛到我們這裏來的。』于是我就說：『我們不抓住你的頭髮，你可以走開，事情是志願的，但是他，當然囉，留下了，他喜歡吵嘴。』

那時候忽然間有什麼東西響了起來。我們瞧望着，從樹林裏飛出一架飛機。彷彿停在了空中，以後，從飛機上跳下三個人，兩個男人和一個像是女人，他們跳下便懸掛在降落傘上，搖搖擺擺，搖搖擺擺，像玩具似的，以後就落在地上了，飛機飛走了。又是寂靜，彷彿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似的。

小沙士柯便哭起來：『喂，菲妮姐，親愛的，我駭怕呀！』『混貨，——我說——這是打仗喇！你最好順着道路跑開吧，讓沙妮亞一直跑去，去告訴說，他們已經在這裏』……

『恩，卡，維，得』(N·K·V·D·是『內政人民委員會』的簡稱)後來對我說，我不該一個人留下，但是我怎樣能走開呢？沒有我，便找不到他們……

忽然間我看見路上走着兩個警察，並且領着一個女人似的，我非常高興起來，於是跳了出來，迎上前去，我以為這是已經把跳傘的女人捉住了，然而我錯了，我不該跳出來。

那時候那個女人看見了我，『你好啊，小姑娘，我給你糖吃，』警察的眼睛是可怕的，他們中間的一個是跛子，于是我為糖菓道了謝。『你看見跳傘的人了麼？』跛子問道，我明白了，應該怎樣回答，並且沉默着。

那個女人說：『這個小野孩子，我來撫慰她，』我覺得在她的上衣裏邊有一種織的東西，以後她又說：『你看見了麼，親愛的小姑娘，從飛機上跳下各種各樣的人！』

『沒有，媽媽，我什麼也沒看見，我坐着，並且在編花冠。』

我問道：『警察伯伯，你們從那裏來的！』

警察答道：『我們從別的區來的。』

我說：『一下子就看出來，你們都是從別的區來的。』

那個女人問道：『因為什麼？』

我說：『你們的腳非常的乾淨。』

女人答道：『我們專愛乾淨和規律。』

我說：『你們在路上常常拍掉鞋子上的塵土吧，是麼？』

女人回答：『是的。』

女人問道：『到「站」上去的路怎樣走？』

我說：『我們的站很多，你需要那一個，我們有索引機站，還有土壤改良站，還有實驗站，還有滅瘡站，你要到那裏去？』

女人回答：『鐵路，你不要多說話啦，小姑娘——我們沒有時間』……

我說：『一直走，一直走，向右轉穿過村子』……

警察不願意聽：『別的路！』

我說：『可以走另外一條路，向左轉，經過一個叢樹林，然後——貼着兵營一直走……』

但是連這個道路，他們也沒樂意，他們不會知道，那裏什麼兵營都沒有，這都是我故意導向的。

女人問道：『你的爸爸在那裏？』

我說：『沒有爸爸。』

女人問道：『被抓去了麼？』

我說：『如果是呢？』

他們於是高興起來，『你領我們到媽媽那兒去，我們有他爸爸寫來的信。』

我問道：『你們姓什麼？』

他們說道：『請不要做聲。』

我說道：『好吧，我領你到媽媽那兒去，只是需要晚一些，天黑的時候，免得叫別人看見，對麼？』

警察說道：『你是個聰明的小姑娘。』

我說：『是啦！』

女人說：『我們不會對你不好。』

在這個時候，我老遠地看見一部汽車，但是我開始指給他

們另外一個方向，『看哪，有人坐着車來了！』

他們飛奔的跑開道路，並且把我拖走，我們三個人一齊躺在麥田裏，並且把我擺在旁邊，我躺着是戴花冠的，這是我從來最覺得駭怕的一次，他們都掏出了手槍，並且互相地說了什麼。

我聽到了汽車很近地開過來，便立刻高高地把我的花冠向上拋，那個女人，於是抱住了我的喉嚨，並且堵住我的嘴。

然而我的花冠終究是被人們看見了，我們的人從汽車上跳了下來便奔向花冠落地的地方，那個女人想要向我們的人射擊，但是我打了她的手臂，她向上放了槍，但是跛子向我放了槍……

我一點兒也不疼，醫生伯伯，我自己覺得很好，這是媽媽在過道裏坐着哭麼？做什麼呢？我們這是和法西斯打仗啊，並且我也不是一个小姑娘啦，對麼？

未婚妻

R. 芬作
梓鳴譯

是在一條街上，一個德國兵走過來捉住了她的手，她掙脫了，本來很容易地可以跑掉，但她卻用全力去拍打德國兵的臉。

——小心點！——她對他喊道。——我不是好欺的。

她想再揍他一下，揮起拳來，但德國兵抓住了她的手，他是一個很強壯的人，把她的手搥得很緊。他把路過的一個德軍叫過來，協助他把她兩手背起帶走。

在德軍司令部裏很禮貌地給她一隻椅子坐着。軍官問帶她來的兩個兵喊道：

——爲什麼背起她的手來？你們要負責的。

——因爲她打了我，報告少尉，很痛呢。

少尉用德語很禮貌地對她說道：

——這可不太好。我沒有想到您會打人的。

誰讓他動我呢！——她說。

——我知道——少尉說，——您會德文，相當的好。我們之間的談話是不能有翻譯參與的。這是特殊的談話。我們來用德文談吧。

——我在學校教過小孩子們的德文。跟您談話我卻要用俄文。

少尉驚奇地望了她一眼。

——我的俄文很壞，——他說。

——這與我無關。

她現在坐在窗前，強烈的秋陽照耀着她，她那棕色的向後直梳的頭髮有點凌亂了。但它們不斷地閃爍着鮮豔的光彩。一根頭髮燃起來了，燃燒成灰燼，接着又燃起了第二根；它們在燃燒着的好像還發着聲響。

——多末美麗的頭髮啊，摸了摸自己的禿了頂的頭。少女微笑了。

——把我帶到這裏做什麼？——她用俄文問。

她的聲音是低微而嘶啞。誰也不能相信，這女孩子竟會笑的。

少尉是矮小的身材，鼻上戴着眼睛，纖細而枯瘦得像一個孩子。馬靴穿得很大，靴很肥。他立在桌旁，兩隻腳併在一處，活像一個立在石座上的小型像，——那雙大馬靴和他的材料太不相稱了。

——您太美麗了。

——我與您無關。

——我今年三十五歲。是德軍的少尉。收入尚稱富裕。我的父親在慕尼黑開一個小樂器店。我的母親兩年前因脾病死了。

——這些事都與我有什麼關係？

——別忙。我還有什麼可以報告您？我有柔軟的心腸。我常常哭。

——我對這毫不感覺興趣。

他在室內踱了一週。他穿這高跟馬靴，是爲了把自己顯得高些。

——我現在是左右爲難。我太愛您了。在街上我看見過您幾次。我本來可以不徵求您的同意。你們是我們的征服者。你們是屬於我們的。

——試試看！——她倔強地說道。

——再告訴您一遍——我愛上您了。我有柔軟的心腸。我願意您愛上我。我堅持這一點。我想要您做我的情人。

——和您結婚，您自己明白，是不可能的。

她從椅子上站起，高大，健壯而有力。他不禁向後倒退了一步。

——您一定是在開玩笑吧，——她說。

——我不開玩笑，我一向不開玩笑。

她走向房門。少尉擋住了去路。像兀立在石座上之小塑像，她推了一下，塑像便倒了下去了。

女郎走出房來。她的頭在發旋。她從地上拾起一塊石頭又回來了。少尉在桌旁，望着窗外。他的兩隻小耳朵可愛地浴在

陽光裏 她很快地走到他的身後。少尉還沒有來得及回過頭來，她就用全力把石頭打到他頭上。

對審問她的少尉，她是這樣說的：

——我打死他是因為他要我做他的情人。

——什麼？——少尉驚奇地說。就是爲了這點嗎？

——你們沒有這權利的，我們憎惡你們，我什麼也不怕。可咒的東西們！

她被判處了死刑。第二天清晨她要被當衆槍決的。夜裏一個矮小的老太婆來到她監禁的一所小屋裏。衛兵用電筒照到了她，罵了一聲把她推開，四周寂然——他以為她已經飛走了，但不久她又出現在黑暗裏，衛兵又用手電筒照到了她，他還沒有來得及把她第二次推開，就遞給他一個包袱。衛兵把包袱解開，裏面落出了襪子，毛背心和一塊肥皂。衛兵把這些都放到自己口袋裏。

——她是我兒子的未婚妻。

——未婚妻？什麼？

於是衛兵又把老太婆推到黑暗裏去。她倒下來呻吟着，衛兵用槍托向黑暗裏擊去，槍托打到地上。是黑暗世界！老太婆不停地在呻吟着。他有點心煩了。當然，第二次他一定會擊中她的，但兩小時以後才能調班，兩小時的功夫在腳下倒着個老太婆的死尸確不是一件愉快的事。隨她去吧！讓她進去一會吧！他俯下身來，用手在地上摸着了老太婆，把她扶起，拖到門前，下了門門，把老太婆推進屋去。

——僅僅一分鐘，——衛兵高聲說道。

屋內是漆黑的。

——瑪霞，——老太婆喚道。

少女走過來。在黑暗裏摸索着，他們坐在地上一聲不響。
——亞力山得拉庫茲米尼契娜，您只有一分鐘的時間呵，
——少女說。

——哎，多可惡呵，我把全部收藏的東西——毛背心，襪子和肥皂都給他了。

——費嘉今天有消息嗎？——少女問道。

——沒有。

——等他回來的時候，請把我對他的忠實的愛囑給他聽，上帝啊，那怕再看他一眼呢！那怕是短短的一秒鐘，只要他再吻我一次。

兩人一起哭了。

早晨瑪霞被送到廣場上去。用德文講過的命令又被翻譯成俄文。十二個老頭子和老太婆們——全村的居民——被逼到廣場上來，少校宣讀命令猶嫌不足，他準備了一篇演講。

——一個德國軍官被打死了；——他的演詞這樣開始了。

這時少女高聲吶喊道：

——是我打死他的。每一個俄國少女都會打死你們的！你們不能把我們看做被征服者，不能！你們等着吧，費嘉快來了！他會給你們厲害看的！我們的弟兄們會給你們厲害看的！等着吧！等着吧！

夜晚她被安葬了。棺後跟着老頭兒和老太婆們。爲了躲避德國人，他們從後門出發到了墓地。

——老天啊，爲什麼她留在這裏，沒有走呢？——黑暗裏有人在問。

——是爲了我，——亞力山得拉庫茲米尼契娜回答道。——我的費嘉把我託付給她，我這兩隻老腿又能走到那裏去呢？

她被安葬在本村的墓地上，靠近麥田，靠近太陽升起的那一角。墓上豎起一根木條橫釘着一塊木板，上面寫着：

『瑪麗亞尼古拉耶甫娜赫克拉索娃——鄉村學校教員費得，費得羅維契傅羅洛夫准對的未婚妻葬此。享年二十二歲。』

蜜 蜂

A. 克列敏斯基
郁 廉 譯

這一年的春天來遲了——樹上的葉芽到五月才發了出來，但是，這以後，天氣馬上就變得很溫暖，櫻桃花，蘋果花，梨花都濃艷地開放了，樹林裏那些供蜜蜂採取蜜汁的芬芳的野花——黃色花的豆類和那高挺的開着淺紅花朵的香草——也盛開了。

從黎明起，蜜蜂場上就充滿了工作忙碌的聲音，這時候老伯伯伊格那特再也睡不着了。

每當最後的幾顆星星在天邊熄滅了的時候，他總是從他的小屋子裏走出來，邁着隱健的步子，向蜜蜂場走去。蜜蜂們從蜂房上黑暗的圓形的開口處向外爬行。剛睡醒的毛絨絨的蜜蜂們，舒展着翅膀，嗡嗡地叫着，飛出去採集新鮮的花汁。

東邊，在已發着魚白的天空中，一彎彎蜂蜜般黃的新月，慢慢地溶化着。地面上從草原的方向，吹過來一陣暖風，他帶來了那被露水浸潤的盛開的花草所散發出來的濃郁的香味，老伯伯伊格那特那時站住了，望了半晌那漸漸暗淡下去的新月，周圍的景物都帶着吉兆。

『這一年將是個蜂蜜年啊！』他低聲地、自言自語地說：『蜂蜜豐收的年啊！』

走到水井旁，他抱一個盛滿了水的桶從井裏拉上來，用冰冷的水洗了臉，向養蜂場去了，在那裏他將消磨一整天。午飯是集體農莊主席的小弟弟瓦夏，一個安靜的，羞怯的十二歲的孩子從農莊裏給他送來。

老伯伯伊格那特是一個世傳的養蜂人：在他的記憶裏就沒有一個時候他沒有養過蜜蜂。

『我們家族裏每一個人都是從小就開始飼養蜜蜂的。』老頭子驕傲地說：『所以我們的壽命才這樣長，只有我的父親基亨·巴拉蒙諾維赤年輕輕的就死了——僅僅上了八十歲，祖父巴拉蒙活到一百零五歲，曾祖父，他的名字我記不起來了，不過別的老人們說他壽命延長到一百二十歲。他在女皇卡加琳時代養過蜂……每個人都作養蜂的事情！蜜蜂和太陽一樣，都是增加人類健康的！』

老伯伯伊格那特懷着賞心樂事的心情舉起玻璃杯子，那裏面裝着菩提花汁釀成的蜜露，很濃，却又像淚水那般清澈，顏色黃得和陽光一樣。

集體化實行以後，伊格那特馬上被派到養蜂場工作了。這以前，他只看管過五十個舊式的蜂房，在這裏他可不但看管着五百個蜂房，而且他們的構造還都是新式的——有框子的。集體農莊的莊員們把養蜂場收拾乾淨，開闢了小路，小路上鋪了沙土。老伯伯伊格那特在自己的產業之間往來的時候，常常覺得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七月初，集體農莊的主席馬克西姆，從縣城裏回來，他沒有回家，就一直到了養蜂場去了。

老伯伯伊格那特認識馬克西姆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小孩子，所以一直到現在他對待馬克西姆還是像對小孩子一樣，雖然

他心裏承認馬克西姆是一個有辦事能力的主席。馬克西姆很尊敬這個年老的養蜂人，但是他不表現出來。馬克西姆只有二十四歲，他去年秋天才被選爲集體農莊的主席，所以他還沒有來得及熟悉自己所處的環境，他和老伯伯伊格那特說話的時候，總是喜歡半開玩笑地說：

『蜜蜂們的事情怎麼樣？養蜂同志！從前人家都說，蜜蜂是神虫；採花汁造神燭。你在蜜蜂身旁活了六十年，所以你到天堂去的道路是平坦無阻的啊！』

老伯伯伊格那特默默地聳聳肩：那有興致和一個毛頭孩子開玩笑呢，尤其談論蜜蜂這樣的大事。但是，馬克西姆，這一次的態度完全變了：在沒有進小屋以前，他敲了敲門：

『伊格那特，我可以進來嗎？』

平常人家都稱呼他老伯伯，所以當他聽見有人用他不習慣的聲音稱呼他的時候，他驚奇地抬起頭來：

『誰？是你，馬克西姆？進來呀！怎麼像敲官老爺的門似的。』

馬克西姆彎着身子走進小屋裏：他長得又高，肩膀又寬。

『我剛從縣城裏回來』馬克西姆開始說：『我到土地局去的時候，他們通知我，說你伊格那特被選爲省代表到莫斯科去，參加全蘇聯農業展覽會，派你到養蜂館。我就是爲了這件事到你這裏來的。』

老伯伯伊格那特默默無語：這對他是太突然了，他知道縣裏的報紙上已經登載過關於他的養蜂場的消息，全區上的人也知道他是一個有名的養蜂人，但是他從來也沒有想到會到莫斯科參加全蘇聯的展覽會呢。

他努力壓制自己的高興，故意裝作鎮靜，沉着地說：

「我早就知道：莫斯科——她對什麼都注意的。她不但注意糧食、或者機器，他也注意蜜蜂、蜜蜂和蠟在農業生產上有很大的意義呀！」

他停了一會兒，斜視着馬克西姆問道：

『主席同志，什麼時候動身呢？』

『六月二十二號應當動身，伊格那特，』馬克西姆恭敬地回答着，看了看老伯伯伊格那特的愉快微笑的面孔。

從第二天起，老伯伯伊格那特就開始準備行裝了，雖然離規定的日子還有兩個星期。他選出幾種蜂蜜仔細地把他們分別包好。他決定臨動身的那一天再把蜂蜜從框子中取出；老伯伯伊格那特打算把最新鮮的蜂房帶到莫斯科去。夜裏，年老的養蜂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每次總是忍不住的從床上起來，打開箱子，在煤油燈光旁，一次又一次的欣賞他那裝在玻璃瓶中琥珀色的菩提花蜜。

六月二十二日，老伯伯伊格那特到養蜂場取框中的新鮮的蜂房去了，他決定從最好的四十號蜂房取蜜，因為那裏的蜂蜜最純。瓦夏得到老伯伯的同意，在這個蜂房上畫了一個籐刀和一把斧頭，表示第四十號蜂房是養蜂場裏最好的一個。

是一個安靜的夏日，蜂房上旋舞着的蜜蜂們。在陽光中閃爍着金色，他們停留在老伯伯的臉上和手上，蜜蜂們不刺傷他，因為他們認得出他是自己家裏的人。

『喂！『野獸們』！別防礙我的工作嗎！』他用手輕輕的趕了趕，親切地說着。

正在這個時候，背後傳來了一種響聲，老伯伯伊格那特轉過身子，看見瓦夏了。

『為什麼我不來得再早一點哪？』老頭子不高興地咕嚕着

在他單獨和蜜蜂們在一起的時候，他最不喜歡有人來找他。但是，當他看了一看瓦夏的時候，他很快的把篩子放到一邊去。瓦夏喘得很利害，他的臉色發白。

『你是不是闖了禍了？還是快承認吧！』老伯伯的聲音溫和得多了：他很愛這個孩子，『怎麼不出聲哪？』老伯伯走到他面前，把手放到他的肩膀上，『是把給我送來的飯弄洒了嗎？』

『我並不是去取飯。』瓦夏低聲的斷續地說：『我方才經過村蘇維埃，那裏站滿了我們的莊員。莫洛托夫從莫斯科和他們用無線電講話：今天早晨法西斯開始向我們進攻，向大城市投過炸彈，我們的戰士還擊了——現在已經打起仗來了。』

養蜂老頭子的臉色改變了：

『你……你自己聽見的嗎？』

瓦夏不出聲的點了點頭。

『你在這裏等一等。』老伯伯伊格那特發出簡短的命令，自己迅速地向村莊去了。

路上他遇到了集體農莊的莊員；他們從村蘇維埃沉默地走回來，看了他們嚴肅的面孔，老伯伯伊格那特明白了：瓦夏告訴他的事情是真的。

× × × ×

是一些天朗氣清的日子，天空中沒有一朵浮雲。七月三日的清早，斯大林發表了演說，那一天養蜂場附近的菩提樹開花了。蜜蜂們從蜂房中飛出來，飛到菩提樹上，採取芬香的花汁。

這個村莊離前線不遠，每個夜晚，天邊升起鮮明的紅光。

傳來遙遠的砲聲。村蘇維埃附近聚集了一些年老的人，他們看着一閃一閃的發亮的天空談着話：

『我們的子孫們在拚命哪！』

『不久，也會輪到我們的！』

幾天以後，從鄰村來了一個騎馬的使者——電話已經不通了。夜裏德國人佔據了他們的村莊。

在大會上通過把所有的貯藏品毀掉，把牲畜趕走，居民躲到樹林裏去。

馬克西姆深夜裏到養蜂場來了，蜜蜂們沒有睡覺：他們嘶啞地不安地嗡嗡地叫着——白天，蜂房裏的蜜完全被拿走了。

『他們在生氣，在暴動哪！』馬克西姆低聲地說。

馬克西姆向後轉頭的時候，看見伊格那特默然地坐在小屋子的門限上。

『老伯伯，你還沒有睡嗎？』農莊主席問道。

養蜂人沒有回答。

馬克西姆也靠着老伯伯坐在門限上了。

『我們得離開這裏了，』馬克西姆聲音不高地說道：『殘暴的敵人向我們來了，他不會放過任何一個人。』

『蜜蜂們怎麼辦呢？』老伯伯伊格那特問。

馬克西姆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沒有回答。

『我和他們一同生活了六十年，』老頭子繼續說：『我的生命和他們打成一片了。我寧願和他們死在一起，也不離開他們。』

馬克西姆慢慢的站起來，說：

『隨你便吧！我們不能勉強你。』

他在門口立了一會兒，以後用更低微地聲音說：

『再見，老伯伯！』說完以後，他無聲地消失在黑暗中了。

天亮的時候，全村都走光了，昨天還是一個喧嚷熱鬧，擁擠着許多人的村莊，而今天陰森森的充滿了寂寥，只有從養蜂場上傳來嘶啞的不安的蜜蜂嗡嗡的聲音。

老伯伯伊格那特獨自留在村莊以後，馬上感覺到被遺棄和寂寞的滋味了。他一邊在蜂房之間走來走去，一邊自言自語地說：

『年青人都應當走——他們還能打仗，老頭子就應當坐着不動。誰來侵害他們呢？而且，怎麼能拋下蜜蜂不管呢？』

午飯的時候，他煮了一點洋山芋吃，吃完以後，又到養蜂場去了。這一天過得很安靜。天黑以後，老伯伯伊格那特走到家的時候，忽然聽見小屋子裏有聲音。

『誰在屋裏？』他驚慌地問了一聲，

『這是我，老伯伯，不要怕！』黑屋子裏傳來了熟悉的聲音。

『是瓦夏嗎？』老頭子奇怪了，但同時又覺得高興。『這麼說，你沒有「撤退」嗎？』

『是——是！』小孩不滿意地拉着長聲說：『和你在一起怎麼能撤退呢？人老了倒比小孩子還壞，硬要不走。等一等德國人把你殺死，你就會知道了。』

『好啦，好啦！你別囉嗦了。』老伯伯伊格那特故意裝着嚴肅，把瓦夏的話打斷了。

晚飯是我們倆個人預備的，黎明時候德國人侵入村莊來了。

瓦夏先醒了，然後把養蜂老人叫醒了。

老頭子睜開了眼睛。

『是拖拉機響嗎？』老伯伯睡夢中沒有辨別清楚地問。

『說得好，「拖拉機」哪！這是德國人的坦克車！我們應當躲起來！』瓦夏堅決地說：『等他們到這裏，那時躲也來不及了！』

『躲到那裏去呢？』老伯伯猶豫地反駁着。

『「到那裏，到那裏！」他們恐怕不會到長滿了葶麻的坑裏找吧！葶麻已長大了，刺人刺得很利害！』

老伯伯伊格那特嘆了一口氣。

『我們設法在坑裏躲到天黑，天亮以前過河到我們的人那兒去。走吧！』

走出小屋以後，老伯伯伊格那特和瓦夏從蜂房後邊繞着走，以後躲藏到並不大的但長滿了刺人的葶麻的坑裏，這個坑是在養蜂場的邊界上，一個鐘頭不安的過去了。瓦夏不轉眼地看着公路。

不久以後，這條路上出現了三個德國兵，他們是從鎮上來，一邊走，一邊左右環顧。朝霞的光亮暗淡地反映在他們步槍的寬闊的刺刀上。他們的面孔被戴在頭上的鋼盔遮住了。鋼盔下面只露着顎骨——向外突出，笨重——活像一些拙大的，醜惡的昆蟲！

『好吃懶做的雄蜂！』老養蜂人小聲說：『瓦夏，雄蜂飛到我們這裏來了。』

瓦夏不出聲的緊緊地握住了老伯伯的手。

德國兵士們走到蜂房旁邊站住，活躍起來了，彼此間不知在談論着一些什麼。

『嗅到蜂蜜味道了，高興起來了！』老伯伯伊格那特觀察

出來了。

其中一個兵用刺刀拉起蜂房裏的蜂蜜框子，把身子彎下來，但是，馬上喊叫着跑到一邊；氣極了的，又飢又餓的蜜蜂都一起飛起來整這個德國兵。

德國兵們把衣服領子豎起，開始在蜂房裏尋找蜂蜜，但是蜂房裏空空的一點蜂蜜也沒有。他們憤怒的把蜂房一個個的搗毀了，但是沒有找到蜂蜜。蜜蜂們一羣一羣像烏雲一般繞着德國兵們飛，整他們的臉，手和頸。瘋狂的德國兵們用皮靴把蜜蜂們在地上踏死，用槍柄把蜂房搗壞。有一個忽然發現了第四十號蜂房，蜂房上畫着的紅色藤刀和斧頭，被朝陽初起的光芒照耀得特別明顯。

『最好的蜂巢！』老伯伯伊格那特的聲音顫慄着。

他向前移動了一下。

『躺着，不要動！』瓦夏小聲地說，他看見養蜂老人的臉上滾下淚珠。

德國兵們的獸性大發，他們用腳踢，用槍柄和刺刀搗毀着這個蜂房，被蜜蜂們整傷的兵士們，嘴裏不停的罵着，向小屋奔去。

『蜜蜂是溫柔的『獸類』，牠們防害誰呢？』養蜂老人說：『但是，這些無恥的敵人，連蜜蜂也不放過！』

『老伯伯，你往這裏看！』瓦夏低語道。

他指着菩提樹頂給老人看。蜜蜂們一羣一羣的從破碎的蜂房裏飛出來，飛到開着花的菩提樹上。

不久以後，一羣蜜蜂噙噙地叫着離開菩提樹，向河的方向飛去了。

『看着沒有？』瓦夏用責備的語氣道：『連蜜蜂也飛來了』

。』

老伯伯認錯地嘆了一口氣，但是沒有回答。德國兵從小屋子裏出來了，手裏拿着養蜂老人的，並不富有的衣物：一件冬季大衣和一件新製的衣服，這件新衣服是準備到莫斯科時穿的。老伯伯伊格那特皺着眉頭，向他們的去路望了望，就把頭轉到一旁。

『該走了！』他用低啞的聲音說。

『不，現在你該等一等了！』瓦夏說話了。

七月的白天很長，老伯伯伊格那特看着菩提樹的影子漸漸的縮短着，以後，又看着慢慢的伸長了：已經過了中午。小孩子和養蜂老人靜悄悄地躲在坑裏：一個小小的聲音也可能害了他們。等到菩提樹頂上染上了紅的顏色，瓦夏說：

『再過一個鐘頭，我們就可以出來了。我們先到樹林裏去。你在聶瓦斯金小路上等等我，我很快就可以把事情作完。』

他們很小心的從坑裏爬出來，向森林走去，走在狹窄的小路上的時候，瓦夏站住說：

『坐在這裏，等我！我一會兒就回來，』說完這話以後，瓦夏就消失在黑暗中了。

森林裏很安靜。老伯伯伊格那特摩着自己的被毒癩刺傷了的又紅又腫的手，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但是並沒有怨言的等待着瓦夏歸來。現在瓦夏是主要的人了。不久以後，樹叢中有了響聲，瓦夏氣喘喘的跑到老伯伯面前。

『快走！』他很困難地說出了這麼一句話，老伯伯在黑暗中看見了瓦夏光亮的眼睛。

『到什麼地方去了這麼許多的時候？』養蜂老人咕嚕着。

『到什麼地方！』瓦夏興奮地說：『到村莊裏去了！』以

後小聲的告訴老伯伯：『我把他們的一輛田克車擊毀了，守備的人剛剛走開，我就把裝着煤油的瓶子擲過去了，自己往樹叢裏一躲，就跑到這裏來了。』

『又在瞎說哪！』老伯伯伊格那特旁叨着，斜着看了看瓦夏。

他不知道應當不應當信瓦夏的話：現在的瓦夏和從前的瓦夏完全不一樣了；昨天還是一個安靜的，沉默不多講話的孩子，而現在來指揮老伯伯了。正在這個時候，村莊上出現一片紅光，然後傳來刺耳的口哨聲——騷動開始了。

『看見沒有？』瓦夏莊重地問道——然後嚴厲地看了一眼那幾乎要站住的老伯伯伊格那特：『快點走啊！和你在一起真愁人的！馬克西姆說的時候倒容易：『把老伯伯安全的帶到這裏來！』實行起來，可真不容易！比一個小孩子還壞！真難爲了你是一個有名的養蜂人！』

老伯伯伊格那特沒有出聲，他只是認錯地嘆着氣，努力追趕着在他前面急急向前走的瓦夏。

票 郵

G. 柯錦科
靖 華 譯

營黨代表赫魯斯塔列夫，在德軍後方的全程行軍的時間裏，都收集着德國的郵票。

當衝鋒勝利了以後，士兵們把在德軍司令部裏得到的公文和信件，給他帶來，他把這些都排在自己面前，聽着關於襲擊的報告，在辦公的當兒，從信封上揭着藍色的，粉紅色的，紫色的郵票，認真的把這些郵票夾到自己的破日記本裏。士兵們

都非常好奇着黨代表爲什麼收集郵票呢，可是在戎馬槍桿及部隊所過的不安的生活裏，沒有機會談到這個問題。

部隊向北方推進了。被濕霧包圍着的陰沉的森林在兀立着。瓦斯池在油沼上破裂了。沒有道路的亂走着，德國的坦克和鋼甲汽車射擊着。突圍的希望越來越少了。當濕透了的和滿身撒着松針的偵探，從樹枝中間鑽出來，回到野火跟前的時候，野營就熱鬧起來了。可是偵探們報告了官長，坐到火旁邊，用失錯的眼光對同志們望了一眼說：

『周圍都是混蛋東西。』

『夜裏聽見砲響了沒有？』黨代表問道。『我們的軍隊發砲的。』

『遠着呢，』一個人慢吞吞的說，『有二十來公里呢。』

『對了，不近的，不過我們遠着呢。』

『可是我們作第三次突圍嗎？』一個寬肩膀的，大額骨的紅軍士兵加梅克人問道。他當心的端着裹着傷的左手，坐到黨代表旁邊。

『去突圍的，同志。你和我只要一息尚好，我們都去突圍呢。』

黨代表從兜裏掏出了一個日記本，從那兒抽出了一張地圖。把牠在草地上展開來，不留心的把日記本推了一下，郵票就從裏邊撒出來了。加梅克人微笑着把最後拾起來的一張郵票，交給黨代表說：

『黨代表同志，讓我問一個問題吧？』

『好吧。』

『你爲什麼收集郵票呢？』

黨代表把地圖弄展，把日記本放到上邊，難爲情的搖了搖

頭。

『這是我執行着一個戰鬥的任務。事情是這樣的。我有一個兒子。挺好的兒子。他的名字叫陶里。在小學六年級讀書的，很好的一個少年，我很看重他。他收集着郵票。大概他有三本郵票簿了。有時候我同他坐到一起，把郵票簿放到膝蓋上，於是我們就週遊起各國了。』

風早已息了。士兵們都擠到跟前，帶着朦朧的眼睛，聽着關於遼遠的，不曾相識的，收集郵票的小孩子。

『當我出發到前綫的時候，他對我說：「爸爸，你在前綫上給我收集些郵票吧，我把牠們貼到第一頁上，什麼郵票我都不換。這是你從前綫帶回來的郵票……」於是就哭了起來，怪……因此，我在辦公的當兒，收着郵票。我將來回到家裏的時候，就說——「拿去吧，兒子，前綫的郵票……」』

『可是我的兒子給我要德國的短劍呢，』一位又矮又粗的砲手長，用肘子把身子支着，對同志們瞟了一眼說。『他也是一個有戰鬥精神的人。』

『可是我的老婆對我說，』團部的廚子打斷了他的話。他的忠厚的面孔，甚至在行軍裏也沒有消失了光澤和紅潤。『她說——「季莫菲，你給我帶一個寶貝禮物——把你自己給我帶來吧。』』

士兵們都笑起來了。黨代表收起了日記本。

『哦，怎麼呢，應該滿足這個要求的。我想，我們都做得到的……』

偵探半夜回來了。他通過了德軍的防綫，到了司令部，帶回了戰鬥的命令：從敵後突圍。

部隊在砲兵和空軍的準備下，對德軍兩面夾擊起來了。紅

軍的『嗚嗚』的吶喊，在清晨的原野上響起了。

赫魯斯塔列夫望見紅軍士兵加梅克人已經在河那邊，在我們的行動着的部隊的行列裏了。他依然小心的揣着一隻受傷了的手。可是右手裏拿着『檸檬式』的手榴彈。一個沒有戴軍帽的德國俘虜軍官，敞着扣子，在他前邊走着。紅軍士兵望見了自己的黨代表，走到他跟前，從兜裏掏出了一個東西，給了赫魯斯塔列夫。

『請你把這東西收下給你的陶里吧。我在作戰裏同這個混蛋傢伙一塊得來的……』

黨代表在紅軍士兵的手掌上，看見一張很大的德國郵票。
(原譯少共真理報。)

母親的血

Л. 尼克拉索娃作
戈 寶 權 譯

他們沿着莫斯科河的堤岸走着，春天的和風撫摸着他們快樂的被太陽照曬着的面龐，並且還把新溶解了的雪的香氣帶近了他們的鼻孔。從河的對岸括過來的風，嘻笑似地吹開了兩個兒子的深藍色外套的邊緣，變成像是鳥的翅膀一樣；可是母親的兩隻腳，怎樣也趕不上他的兩個兒子的腳步。她一邊笑着，一邊想用她的小脚跨着的大的步子。她是太高興了，因為她的兩個兒子——兩個飛行員，最近從前綫上回來訪問她。

她們懷着愉快的心情，迎着一陣強烈的風走過一座廣寬的新橋樑，並且在路上還遇見了一個相識的飛行員。這個飛行員向走過去的那三個人投射出羨慕的眼光，並且不由自主地出竊起來了。第二天他向兩個弟兄們說道：

『你們在什麼地方遇見了這樣一位漂亮的女人，看你們不會變成兩個敵手吧。』

這兩個弟兄們愉快地笑起來了，並且很高傲地回答道：『不要擔心。這是我們的母親』。

這兩個弟兄們的母親，看起來真是比她四十五歲的年紀年青的多，特別是這一次的愉快的會面；更是改變了她的面容和吸引力。

這樣過了幾天，她又看着她的兩個兒子到前綫去了，當她送她的兒子走的時候，看起來不像母親而更像是女友了，她的面孔充滿了的光，帶着一束美麗的水仙花給他們，並且還向兩個弟兄們的方向投閃着可羨妒的目光。

自從戰爭爆發的日子起，她就期待着兒子們的來信，並且加緊自己的工作。她是一個繪製飛機模型的圖樣師，當她在圖樣上繪出新的模型時候，她就想出在前綫的兒子們，也許不久就會坐上，現在她計劃的飛機，去和大家所憎恨的敵人作戰。她在生活裏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努力和迅速地工作過。她對於敵人的憎恨，更外尖銳了她的心和加強了她的手力。她對她的祖國和她的兒子們的愛，更是加強她的心生動的最大的激動力。她覺得好像是一對有力的翅膀，把她的創造幻想帶到最高點。但是有一天，這對翅膀突然地裂成了碎片了，她的視線模糊了，她的兩手無力了，她的心悲痛着，她墜進了失望的深淵中去，『你的兒子康斯坦丁·瑪特威也夫作爲一個英雄犧牲了』這幾個字，永遠在她疲弱的眼前浮動着。

她的大兒孩在擡擊敵人的飛機的時候犧牲了，自從這個消息傳出來之後，這樣過了一些日子，她又重新聚集起她粉碎了的雙翅，現在她只剩了一個兒子，這個兒子還活着，此時她有

一個工作，這是對於祖國很重要的工作。她又回到了她的辦公室，她的雙頰上沒有血色了，並且面容上也充滿悲傷的痕蹟，在這天工作完畢的時候，她覺得她的傷的力量又回到她的血管中來了，並且她的雙翅又在高翔了。

當第二個兒子的死訊傳來的時候，她懷着高傲的心情忍受下去了。這個兒子是在斯大林格勒的時候逝世的。他所架的一架飛機在空中着火了，他就降落到敵人的坦克車隊中間去，把它們都炸毀了。

母親知道現在悲傷着的，並不只是她一個人。很多的兒子都在伏爾加河岸流盡他們的血，她的悲哀，只不過是人類悲哀的大河中的一滴水罷了。她更加盡力地工作下去。她的兒子雖然是死了，但是此外還有無數的飛行員，他們會利用她所創造出的新型的飛機的。她把她的勞動都獻給她的祖國，正當她把她自己的血給了她的兒子一樣。是的！這是她的血流在兩個青年英雄的血管中。是的！正因為她的血，使得其他更多人能活下去……。

除去她的工作能力。她的兩手和她的腦力之外，她還有更多的血可以分給他的俄羅斯的戰士們。她想把她的血，流到另外一個母親的兒子的血管中去，這個血液能活躍起她的心，使得他臉上充滿血色，和使得他健康和強壯。這樣她就跑到輸血站去，她的血被檢驗過，認為是可以作為輸血用的。這使得她很快活和驕傲。她要求允許她寫一張紙來附在她的尿瓶血上。

『我的親愛的不認識的兒子』，她這樣寫道：我已經失掉兩個兒子，但是我希望我的血液能再度流在青年的俄羅斯戰士的血管中。願我的血能給你——給我第三個兒子有充足的力

量去打擊敵人。

飛機圖樣師

娜泰里亞·瑪特威也娃。

(譯自蘇聯婦女反法西斯委員會供給的電訊)!

從波列斯來的小姑娘

A·柯洛被夫
靖 華 譯

那時下着大雪，刮着大風。在磨房上，在大家叫做煖室的
邊房裏，坐着搭磨子的人——有十來個人。

燈籠半明不滅的在點着。在牠的微弱的，薄暗的光影裏，
可以看見搭磨人的帽子，用木柱砌成的屋牆及用各種的顏色驚
亂的畫成的舊壁畫。

磨房上發生什麼毛病了，磨得難而且慢，來磨麥子的人，
得在這兒過夜了。因此，他們的談話是無聊的。集體農女葉吉
涅瓦同老頭子亞戈金吵起嘴來了：葉吉涅瓦說她到磨房上來的
比誰都早。因此她的麥子當先磨。多髮的老頭子亞戈金，吸着
烟斗，充滿了一屋子臭煙味，用簡短的，甚至用溫和的聲音反
對着說：

『我們沒有看見你怎麼來的。我們看見誰背來了頭一布袋
麥子。誰背來頭一布袋，就先輪着誰。可是無賴是用不着的。
』

當磨房老板杜爾肯進到煖室裏取小桶的時候，集體農女華
嚴洛瓦同他罵起來了。

『威左夫克和馬加洛夫的風磨，第三個月了，毫不停的磨
着。可是你的呢——磨一天，修兩天。如果你這樣的不中用，

你就到辦事處去說：『把我從磨房上趕出去，別叫我糟塌人吧……』』

磨房老板舉起自己的燈籠，把華葳洛瓦一照，就單調的說：

『那你就到威左夫克去好了。不然，你在這裏很得一等呢。得兩禮拜等呢。』

這時一切都嚷起來了，都罵磨房老板是『冷血動物』，『吊兒瑯當』等等。磨房老板揮着手，從煖室裏出去了。

第二次把爐子生起來了。煖室裏越來越熱了。老頭總是在抽着臭烟草……

門忽然開了，身上滿落着雪的兩個女人進來了。一個大身個的，寬肩膀的女人，懷裏抱着一個很大的包袱，只從她怎樣拿這包袱和怎樣抱到懷裏這一點上看來，就可以猜着她是抱着一個裹着頭巾和小頭巾的嬰兒。磨房老板打着燈籠，匆匆忙忙的在女人們後邊跟着。

『呵，諸位』他大聲的，甚至壯重的說。『呵，叫人家烤一烤火吧。』

大個子的女人，把頭巾，口袋，匆匆的放到長凳上。她低聲的說着搭磨子的人們不懂得話，可是大家都覺到這些話是無限的溫暖與和藹的。

『你從那來的呢？』華葳洛瓦問道。

『從白俄羅斯來的，』那女人說。『從裡列斯來的，我們也是集體農女呵。』

『原來是這樣的呵！從白俄羅斯來的，現在上那去呢？』
『距這兒不遠的地方，到「大沃瓦河」集體農場去的。聽說過嗎？』

『唔，怎麼沒聽說過呢。到這裏還不到五公里呢。那麼，你到那兒去做活的嗎？』

『當然是去做活的。她是擠牛奶的人，我是茶壩的班長。我很知道養禽法。我們有一所很大的農場。光鵝就有兩千隻……』

他又解去了一條頭巾，搭磨房的人們，就又看見了一個三歲來大的，或者三歲半多的黑頭髮的小姑娘。

『呵哈，你這大眼睛的呀！』磨房老板吃驚的說。

實際上他眼睛是很大的，黑黝黝的，發亮的，簡直異常發亮的眼睛。

『叫什麼名子？』

『我們給她芝爾迦。可是她的真名字叫什麼——我們不知道。』

『難道她不是你們的嗎？』

『她是吉普賽小女孩子。』

『吉普賽小女孩子嗎？你從那把她帶來的呢？』

『從我們那兒帶來的。從德國人手裏帶出來的。』

她把小姑娘放到小爐子跟前坐着，從提包裏取了一個白麵包，遞給小姑娘。她好久的看着火，後來看着多鬚的老頭子亞戈金，後來滑頭滑腦的對大個子女人望了一眼就笑了起來，那時就好像一隻雲雀，飛到這吸煙吸得令人出不氣來的小屋裏似的。

白俄羅斯的集體農女們，坐到布袋上，就低低的開始說起話來了。

……她們的集體農場，座落在普里濱河岸上。村子的周圍，蘋果園，櫻桃園在嘩嘩的響着。在斯達里察，在從前乾枯了

的河床上，勞動組合的養蜂人，養了一千來窩蜂的蜂場。『整個的城，這些蜜蜂呵——就好像黃金似的嗡嗡響着的雨一般。』可是那些莊稼，那些家畜，那些馬都多麼好呵！……集體農場菜園的那邊——是水池，正午當太陽在頭頂上時候，不能看這些水池的：眼睛都要發痛的。水在發着光輝，可是鵝，小雞，鴨子，都好像白雪似的在水上浮着……

『我們是百萬富翁呵。我們晒乾了兩百公 湖地。並且還着手建築着一所很大的水電站，可是戰爭起來了……』

……德國人入到集體農場了，男人們都到森林裏去了，一一挖了小土屋，出去爆炸橋梁，爆炸德國的列車。在河那邊，在四十哩，或者四十五哩的地方，有一個國際集體農場：那裏邊有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猶太人，吉普賽人。那集體農場的人，也來到普里濱森林裏，同這裏的人都混到一起了。游擊隊多起來了。有一個游擊隊是吉普賽人率領的，他的名字叫伊穆科。吉普賽人非常愛勞動組合的土地，而且很兇猛的向德國人復着仇。伊穆科同自己的一塊走到德國軍官所住的小屋跟前，把手榴彈隔窗子投了進去。

……這些女人們在兩月以前離開了村子，當她們在池沼地帶，在丘陵地帶，穿過密林向前竄去的時候，那時已經下雪了。她們碰到德國步哨的時候，就遠遠的繞到旁邊去了。于是就又走着，走着……夜間看見火災的反光。這些飢寒交迫的人們，到了國際集體農場所在的那森林裏。柴頭在冒着烟，一股臭氣在巨大的火場上瀰漫着。女人們看見了死屍。小姑娘坐在死屍附近，用小手在母親的血淋淋的臉上拂着拭着她……『難道她明白她母親永遠醒不過來了嗎。』冷風在刮着，雪在下着……『我們望着，想着，于是就把小姑娘隨身帶走了。于是她

就同我們一起走了……』

那時靜寂得很，只有風雪在磨房外嘩嘩的響着。

『這麼以來，她是游擊隊的孤女了吧？』磨房老板沈思的說。

他少停了一下，又說道：

『一切民族，一切人民的意見，都趨於一致了：蘇聯的命運不交給任何人。』

老頭子亞戈金，掏出烟斗，裝上烟，望着小姑娘說：

『養活小孩子——是小事。召集個會議，都送些東西來：有的送小衫，有的送雞，有的送些什麼。這是大家的天職，也是每個人的……』

瞧着亞戈金，瞧着他怎樣吸烟，吸着烟，瞧小姑娘，那小姑娘光芒四射的微笑起來了，于是又好像一隻雲雀似的，飛到這小屋裏的。磨房老板說：

『爲什麼不帶到家裏呢！在家裏怎麼喂她喝，喂她吃，是覺不着的。比方說吧，她的父親爲誰死了呢？是爲着我自己的親孩子死了。比方說吧，民族是各種各樣的，可是心都是一個樣。就讓拿我來說吧。難道我能拒絕了這小孩子嗎。』

又聽見風雪響起來了。

『我完全是沒有小孩的人。』華葳洛瓦傷心的，沈思的說。『我給她做衣服，做鞋子多好呢。她將來或者做我的親女兒呢……』

白俄羅斯的集體農民們，好像沒聽見這些話似的。

『我們把白俄羅斯收復回來的時候，』大個子的女人，緊緊的抱着小姑娘說，『我們把白俄羅斯收復回來的時候，我們回到家裏，過着生活……呵，怎麼呢，我們已烤好了，走得路

了……』

……華葳洛瓦幫助女人們穿着衣服，包着小姑娘。

『到我家裏去過夜也好，』她傷心的對白俄羅斯女人們說。
○『我給你們燒茶，煮雞蛋……喂小姑娘喝熱牛奶……』

可是集體農民們忙着上路了。

華葳洛瓦把小姑娘身上的圍巾整理了一番，忽然看了一眼。
○斷斷續續的說：

『我的可愛的小黑眼睛的寶貝，我的無父無母的小孤女啊……』

……在前邊走着的是打着燈籠的磨房老板和老頭子亞戈金。
○華葳洛瓦抱着小姑娘。留在暖室裏的吳拉梭夫老頭子，戴上帽子，也匆匆忙忙的出去了。風雪依然在吶喘的吹着。

『呵，祝你們幸福吧！』吳拉梭夫大聲說。

『祝你們幸福吧！』華葳洛瓦重複着。

在燈籠的光影裏，看見磨房老板和亞戈金。他們望着遠去了的雪車，彷彿也在心神不安的向這些女人們和無名的吉普賽游擊隊的女兒——黑眼睛的小姑娘喊着：

『祝你們幸福吧！……』（原載真理報）

他們兩個人

V·卡達耶夫
靖 華 譯

一個人穿着破軍衣，有點跟里跟跄的。他喝酒喝得發昏的，藍藍的眼睛，在看着地。腦子裏沈重的嗡嗡的響着。無力的腿，在收穫的田地上踟躕着。剛才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他覺得好像一場惡夢似的。口裏發乾了。非常想喝茶和吸煙。

另一個人在後邊跟着。穿得很整齊的掛着皮帶，手裏拿着步槍。

一個是射手——無線電員黎迺爾。蘇聯的鐵鷹，剛剛把他的飛機強迫降落了。現在射手——無線電員黎迺爾，成了軍事的俘虜了。

另一個人是紅軍的下級指揮官魏格里同志。他帶着被打落下來的德國飛行員黎迺爾，到司令部去審問的。

周圍是寬廣的俄羅斯的土地。蔗田，麥捆，地不棧藏處的遠遠的蔚藍的森林，秋天的浮雲，在溫柔的水一般的俄羅斯的藍天上浮蕩着。

當時走得很遠呢。

那位德國人正走的時候回過頭來。他醉洋洋的想說話了。他向魏格里同志看了一眼。

魏格里同志的三角形的領章，引起俘虜的注意了。

『這大概是一位下級官』他不等回答的低聲說着，因為他這句半問題的話，是用德語說的。

可是魏格里同志對自己敵人的話知道一點。

『是的，我是下級官，』他說。

德國人有點興奮起來了：

『唔，你知道德國話嗎？』

『是的。』

『你是下級官嗎？』

『是的。』

德國人對魏格里望了一下，後來說：

『我也是下級官。』

魏格里沈默了一下。

『大概我們是同年吧。』

『可能的。』

黎邁爾沈思了一下。

『我二十三歲了，』他終於說了。

『我也二十三歲了，』魏格里說。

他皺起眉頭了。他覺得非常奇怪，在他們——紅軍下級指揮官和這位法西斯——之間，竟有這點共通的地方。這共通的地方就是二十三歲。

『我二十三歲，』法西斯的飛行員，射手——無線電員黎邁爾重複着，『我二十三歲了，我已經把全歐洲都飛過了。』他想了一下，就精確的說：『差不多飛遍了全歐洲。』

下級官魏格里冷笑了一下。他所以冷笑的，是因為德國人說了『差不多』這個字。歐洲除了蘇聯，就不成歐洲了。黎邁爾沒有完成了自己的『遍遊歐洲』的飛行。他的被擊毀的『容克』機，扔在蘇聯的V城附近。飛行沒有完成。不得不加上一個不快意的字『差不多。』

『我差不多飛遍了全歐洲，』醉意洋洋的黎邁爾，帶着憂鬱的頑強重複着。『我到過布哈里斯特……』

『關於布哈里斯特你有什麼話說嗎？……』下級官魏格里問道。

『布哈里斯特有很多窠子，』魏邁爾很快的說道。『我也到過荷蘭。』

『你在荷蘭見到什麼呢？』

『在羅得丹有很漂亮的，很富的商店……此外我還到過波蘭。』

『你在波蘭瞧到什麼東西呢？』

波蘭的姑娘是蛇：她們咬人的。』

『在希臘怎麼樣呢？』

『希臘有很香的白蘭地。』

『你讀過什麼書嗎？』

『哦，是的。我讀的多着呢。』

『你讀些什麼呢？』

『我讀過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我讀過戈培爾博士的小說。』

『你讀過海涅東西嗎？』

『沒有，沒有讀過，海涅是猶太人。』

『你讀過老托爾斯泰的東西嗎？』

『沒有，沒有讀過，老托爾斯泰是雜種。』

『你讀過亨利·曼的東西嗎？』

『沒有，沒有讀過，亨利·曼是反法西斯份子。』

『你讀過高爾基的東西嗎？』

『沒有，沒有讀過。高爾基是共產黨。』

厭惡得使下級官魏格里要發瘋了。

『是的，我沒有讀過這些東西。我把他們的作品在愛森城的街上燒了。你曉得愛森城嗎？』

法西斯軍隊的射手——無線電員，對下級指揮官魏格里的諷刺煩燥的望了一眼，就開始說起自己的經驗來。

他辭意洋洋的把話匣子打開了。

他的父親是威靈軍隊的兵士，葬身到烏克蘭的原野裏了。

把黎澍爾徵募到希特勒的青年組織中去的法西斯的宣傳員，有一次在愛森城的一家小啤酒店裏，同他談着話。他們兩當時醉得一塌糊塗了，法西斯的宣傳員，往那好像炮彈筒一般的

陶器啤酒杯子裏，流着唾沫說：

『小伙子，向東方瞧吧。你的眼光應當時時瞧着東方呢！……』

法西斯青年伙子的眼睛，痴呆的，貪婪的向東方望着，可是他的手，在戰前却是在德國幹着特務的勾當。

他牢牢的記着希特勒的話，就是『爲着秩序，應當把人吊死在每一根電綫桿子上。』他在這一句格言上，建立了自己的可惡的討厭的道德。

有一次，吩咐他把一個反法西斯份子，由一個集中營往另一個集中營押解。黎迺爾折磨着自己的犧牲者。老反法西斯主義者，對自己的折磨者說，他比他大三十五歲。黎迺爾唾了他一臉，後來就把他槍決了。

關於這件事，黎迺爾當然沒有告訴下級指揮官魏格里。這是後來在審問的時候才知道的。這是在審問他的『強盜同伴』——被擊落的『容克』機上的舵手的時候說出來的。

『你靠着他，黎迺爾，你曉得，你打仗反對誰呢？』

『我不曉得。我只不過是照着人打罷了。我憑着獵人的良心，赦免了野獸。』

紅軍士兵的下級官，對希特勒匪徒的下級官望了一眼。他的畸形的面孔是痴呆的，貪婪的。牠神經質的抽動着，那是一付典型的中酒毒的，色情狂的，神經病者的臉。

『和我同年的這是人嗎！』魏格里帶着憤怒的神情想着。『不，這不是人。這是活了二十三歲的一個污穢的畜牲，是一個低級的 酒醉的，貪婪的，愚鈍和污穢的畜牲。』

『我對我的同年的黎迺爾能說些什麼呢？』紅軍下級官魏格里關於這次的會見說道。『我對這個憎惡人類的東西能說些

什麼呢？……』

我或許可以談一談我自己，就是寫過一本關於民族友愛和新生活建設詩集的蘇聯的青年猶太人詩，我或許可以對這個和平城市與鄉村的破壞者，談一談關於六年之間在遠東大森林裏建設了一座壯麗城市的我自己吧。

我還可以把我的朋友馬頓諾夫——一位優秀的拖拉機駕駛員和英勇的軍人告訴他吧。這位質樸的，寬厚的蘇聯青年，在我同黎邁爾談話的前一天，在法西斯強盜的槍林彈雨下，把一個波蘭的淡色頭髮的姑娘，救了出來，子彈把他打傷了。他剛剛把未被難的姑娘安放到草地上，就跌倒了。

我對這個發着一股令人頭暈的酒氣的豬——黎邁爾，能說些什麼呢？

我轉過身來了。別人把他帶走了。

我到自己的戰鬥的崗位上去了。（原載『小火』雜誌）

冰墓

B•楊波爾斯基

這是七月在烏克蘭烏曼城附近的事。

砲塔上帶着白龍的坦克車，在道路上飛馳着，龍張着大口，好像要吞食那遠遠的發着白光的村莊似的。

坦克一衝到村裏，踏毀了小櫻桃園，就一直的衝入到村邊的一所民房裏，把頂棚上掛的搖籃，帶到自己身上，就從另一堵牆裏出去了。

人們都竄到茶園裏邊的地洞裏去了，坦克在地洞上走着，環帶墮墮的在頭上響着，一來一往的走了好幾次。

女人在壕溝裏叫起來。覺得這是他自己在叫的。艙口開了，一個德國人的頭露出來了，口裏窩着長煙袋，脖子裏掛着望遠鏡。

他好像坐在四輪馬車上似的，鑽到坦克裏，在森林裏兜着圈子。在街上來回駛着，駛到窻子跟前。喊着：「俄國人，傻蛋！」，喝了牛奶，就駛到園子裏，把金黃的蘋果，一直從樹上摘下來吃着。

有人從樓頂上看了一眼，他用機關槍掃起來。小牛驚慌萬狀的跑着，他在牠後邊追着，就用坦克把牠碾死了。鵝從水池裏回來，呱呱的叫着，他向牠們追去，牠們都飛到砲塔上，好像白鵝的陸戰隊似的，從那兒呼喊着自己的死亡，可是他從艙口裏伸出身子來，哈哈大笑著。

當一切的叫聲都息了的時候，整個的村莊就蹲在大地上，等待着事變，鉄門開了，他戴着鉄盔，穿着鉄掌鞋出來，混身穿的都是鉄的，走起路來的時候，嘩嘩啦啦的響着。

街上留着印痕——四十八個德國的鞋釘印。

把全村的燈都拿來了。把這些燈都排到自己的周圍，好像結婚似，脫了衣服，好久的搔着光肚子。後來拿出一隻小豬，飽飽的吃了牠。

過後，他吩咐把帶小球的鍍鑲的床拉來。不帶小球的床他是睡不着的。照了照鏡子，看他成了什麼樣子了，——吃小豬吃胖了沒有呢——打起鼾聲來了。

德國人的鼾聲，在全村上停滯着。那時我還想着：俄國人將記住這鼾聲的。

他好久的坐在坦克上，兜着圈子，吹着牛，以為在他的鐵屋子裏是百無禁忌的。可是在茨壤驛附近，砲彈一直落到坦克

上，好像風暴似的，把全體田克車手都扔到雪地裏了。

他一個人沒有死。把他的鋼盔也打丟了。他只有一些白色的女便帽。他戴上一頂女便帽，然後又戴上一頂，又戴上一頂，於是他就好像紅帽子故事中的狼一樣，戴着老太太的便帽，可是他總是很冷。他用毛巾把頭包着，然後又包了一條毛巾，上邊戴着鋼盔。

德國人帶着曳索，穿着帶扣子的靴子，拉着東西——鴨絨褥子和被子——偷來的鋪蓋，走着，在森林裏走着。

他覺得從每一棵樹後邊，都有眼睛在望着他。德國人在灌木叢裏，山谷裏，在那低面又靜的凹地裏。兜着圈子，兜着圈子，在三棵松樹間迷了路，沒入到雪裏，又拉着自己的東西冒出來了。

出來到一片乾淨的田野裏，好像到了白海似的。走到地平線盡處也好呵！

可是地平線那面還有新的地平線呢。

德國人丟了所拉的東西，一個人走了。可是走得很艱難，彷彿拉着一根繩子似的，彷彿被地吸住了，不願意放他似的。在這不會征服了的地上走着是多麼艱難呵。

他從皮帶上把水瓶解下來，往槩子裏一倒。只有一滴水。把水瓶一望就扔了。

他看了一眼荷囊。荷囊是空的。德國的扁平的小叉子和小刀子，都已經在雪地上放着，就好像德國人的死牙一般。

他把煙斗望了一下。包着銅的德國的很粗的煙斗。牠在俄國的民房裏冒了好多煙，對着老太婆和小孩子的臉冒着煙，當他們被煙薰得哭了的時候，他就哈哈大笑。這煙斗息滅了。牠落在雪地上。走起來更其輕快了。

一路上他咳嗽着，搖着癢，擤着鼻涕，用鼻子嘯着，走着就睡起來；于是他突然冷得連癢都不搔了，大概連虱子也都凍死了。

白雪茫茫的曠野。風雪向四面八方的吹着。他已經不曉得——他往東走呢，還是往西走呢。總之，這西方有沒有呢，存在不存在呢？或者這只是爲了指南針而想出來的吧。德國指南針很厚，好像地球似的。他想着這指南針把他領到方位基點去了，現在只是帶着他去找一條路——到西方去。

德國人在精光的俄國的田原上走着。鐵盔全部都結冰了，壓着腦袋，鐵鞋也成了冰的了，腳很難抬起來了，整個看來，他就好像冰柱似的。當他坐在那俄國暖爐旁邊搔着肚子，當那在全屋子裏最重要的就是爐火跟前那個德國人的光肚子的時候，他想到沒有想到他將成一根冰柱呢？

他卸了望遠鏡望着，又重又長的，計算着用牠可以看見全地球的望遠鏡，他仔細望着那雞腿似的木柱支着的茅屋。他現在用不着這地球和地球的兩極了。

風在吶吶的刮着，吶吶的在耳朵裏刮着。德國人細聽了一下，他覺得——這是被他絞死的，打死的，殺死的人們在叫的。

德國人跑着，沈沒到雪裏，用德國話喊着。於是細聽着——聽見聽不見德國的話呢。他還想到——所以聽不見的，是因爲他的耳朵凍壞了。

不！到德國遠着呢，將軍們把你帶得遠着呢。

黑漆漆的。夜來了。德國人掏出了一個圓圓的手電燈。那德國的手電燈，用牠照過俄國的門檻，照過俄國女人和老頭們面孔的手電燈，那看見過不知多少臨死時的俄國人的那一隻火

眼睛息滅了。

德國人在原野裏走着。雪在落着，雪總是落着。白茫茫的平原和平原上的月亮。他一個人在月下走着。他看着天上的星兒。在俄國的天上沒有他的星。

冬夜是長而且可怕呵。風雪在吹着，德國人轉來轉去的兜着圈子，他好像輪船遇險後的一塊小木片似的，在白茫茫的海上漂動着。樹叢打着他的臉，手。有刺的灌木叢，撕着他的衣服。把他剝光了。

德國人還剩了一隻錶，很厚的德國錶。牠從前指示過入巴黎的時候，當火燒華沙的時候，他看過牠，此刻在月光下，他把牠望了一眼。牠停了，彷彿指示了他的死期。

白茫茫的遍地上，都是兀立着張着兩手，戴着銅盔的德國的黑十字架，彷彿準備到那兒去似的。

他環顧了一下。在微藍的月下，十字架揮着手，跟在他後邊走着。

於是德國人叫起來了……

德國人在曠野裏兜着圈子。兜着圈子，用德國話叫着。風雪在吹着，好似把德國人包在白色的壽衣裏了……

我們的戰士們，早晨由跟前過着，太陽出來了。德國人好像冰裂的洋娃娃似的，在雪地上躺着。戰士們把他搬到樹上，他就好像一切德國人的運命似的，靠在俄國的白楊樹跟前了。

瘋狂的狼羣

I. 愛倫堡
鐵 弦 譯

在遙遠的，安閒無事的時代，阿道夫·希特勒醉心於一種

情白的事業——繪畫，但希特勒沒有這種天才，於是他這個藝術家便被挑剔出來了。激憤的希特勒喊叫道：『你們瞧着吧，我將成爲一個有名的』他釋明了自己的話。在新時代的歷史裏，未必能提出更有名的罪犯了，在一個很小的漁村裏，一個挪威女人，哭着被德國法西斯蒂槍殺了的兒子，重複着：『希特勒，』在歐羅巴的另一端，一個塞爾維亞人，他的村莊被德國人焚燒了，他懷着憎恨地說道：『希特勒，這條狗……』在這個沒成功的畫家的心地上斷送了千百萬條性命。

中等身材的一個人，蓄着小鬍子，帶着一雙污濁的，從來也不向對談者望着的眼睛，他的嗓音是沙啞的，難聽的，在講話的時候，變成吠叫，他說話是歇斯迭里地，顫動着拳頭。到了發怒的時候，他便快嘴地唾出一些冗長的咒語，這是一個黃教和尚，（註，曾流行於中亞細亞和西伯里亞的一種宗教，）但是特種典型的黃教和尚——他是狡猾而會打算的，羣衆以爲他是精神恍惚，但是他，口中迸出唾液，在咕嚕着些什麼，當他和克虜伯或者和『鋼鐵托拉斯』的頭腦佛格爾交談的時候，他並不叫喊，也不唾口液——他慣於恭敬的和魯爾（註，德國工業區）大王們談話。

他的慾念——便是扯慌，他每個鐘頭都在扯慌，他向外交官們，向自己的助手們扯慌，當他著作和說話的時候，也在扯慌，——他不能不扯慌，他和法國的部長們握了手，跟着便說道：『法蘭西——是我的死敵』他在集會上喊道：『德國工人的理想對我是神聖的』並且立刻他轉向史特拉賽（註，國社黨的急進派，以虐待猶太人著名）說：『工人們除了麵包和景緻，什麼也不想要——這些人們沒有理想』他沒給工人們麵包，他每人改發八分之一磅的口糧，但是他在景緻方面很豪爽：這

種景緻便是被損毀了的歐羅巴。他卑微地開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是工人集會裏的一個密探，他像尼羅（註，羅馬的暴君）那樣的結束着這個生涯，尼羅焚燬了羅馬，並且喊道：『偉大的藝術家在死滅着……』

他是一個懷着復仇心，並且是狠毒的，他殺死了以羅姆（註，褐衫總司令，一九三四年六月，因反對希特勒謀起事，被殺）為首的他的一些好友們，他下令拷問曾經對他作了不敬的批評的新聞記者們。

這是一個醜惡的偽善者，他在苦霜上給自己修造了一座宮殿，頑固的殺人犯的，他是一個素食主義者：使牝牛和仔羊受苦便是侮慢他，當着他不能抽煙，但是這個在充滿煙味的小酒館裏混了十年的人，却泰然的說：『當着我，誰都未曾吸過煙，』他喜歡和孩子們，和狗兒們，一起拍照——想要表示，他的心腸是『柔軟的』。希特勒每天給他呈送關於用刑和殺人的報告，他曾寫道：『沒有比把屈服了的戰友放在刀下的這件勾當更快樂的了。』

他憎恨俄羅斯和俄羅斯人民，他曾說：『認為托爾斯泰是偉大作家的那個民族不能希求獨立的生存。』

從戰爭開始，他便沒有睡眠，他的眼睛變為更污濁，不久以前，邀准訪問他的一個瑞典記者寫道：『希特勒令人感到是一個失掉了心靈平衡的人，』瑞典——是一個中立的國家，並且這個新聞記者正確地說了出來，希特勒給人一種精神異常錯亂的印象，在戰爭的第一個冬天，他在慕尼黑的酒館裏作了一次例行的癡癲病者的演說，半點鐘之後，在酒館裏爆炸了一個暴發機關，命運沒願意他這樣輕易的死去。

他在巴黎。以愛非里塔（註，巴黎一塔名，建於一八八九

年，高三百公尺）爲背景拍了照。他像一個竊賊似地，偷偷地進了這個空虛的城市，機關槍護衛了他——防範空虛的街道和巴黎的石頭，現在他再也睡不着了——任何安眠藥對他也沒有功效，他在自己的宮殿裏徘徊着：他看見被燬在波列西（註，白俄羅斯地名）道路上的坦克車，他看見將要到來的懲罰。

希特勒的戰友，赫爾曼·戈林將軍高傲得像一只雄印度雞，他崇拜官階和勳章，他更崇拜金錢，他是『赫爾曼·戈林』冶金托拉斯的首腦，——他在每門大砲上，每顆砲彈上發財，戈林在巴西銀行裏的現存是一百二十五萬元——將軍貯存了這筆美金，以防萬一，就是防備希特勒和他的匪黨被趕出德國的時候。

無怪乎，這個傢伙說：『寧願大砲，不要牛油！』——他是計算了紅利的，他特別肥胖，在一次集會上，當着瘦削的，很久便忘記牛油爲何物的柏林市民面前，戈林拍着自己的大肚皮喊道：『你們瞧，我也瘦了，我獻出了好幾公斤的油，給親愛的祖國！』

戈林是德國最大資本家之二，現在他把比國和法國的工廠也塞腰包了，戰爭對他是一樁有利的事，這並不妨害他說：『我們爲反對財閥而戰。』

他和他的主人一樣的殘忍，他曾公開地說：『我的事不是主持正義，而是消滅人類，』他喜好隆重的死刑，他想出了一種儀式：劊子手應該穿黑色禮服，戴着黑色手套，戴着大禮帽，劊子手用斧子砍人頭——如同中世紀一樣，但是戈林看着並且微笑着。

他在柏林有六所住宅，其中一個，是簡陋的——三十二個房間。

他喜歡『陰險的』勾當，他焚燒了國會，而歸罪於共產黨縱火，他從巴黎把古代的彫像搬運到自己的洗澡間裏去，他曾這樣說：『向那裏射擊，對我都是一樣，只要放出去就算了』……在希特勒獲得政權之前，柏林的法官從戈林那兒取去了一個嬰孩，因為父親被認為是一個嗎啡中毒者和無責任能力的人，正直的德國法官們，對於一個嬰孩還不肯相信這個傲慢的殺人犯。希特勒信任了他千百萬被征服的人們，戈林是多情善感的，他禁止了活體解剖——對於動物的一些實驗，並且宣佈說，觸犯了這條命令的人將被關進集中營裏去。學者們怎敢割剖一只海豚呢？不給他們一頓老拳麼？

戈貝爾博士外貌上像一只討厭的猴子，很小的身材，有些姍姍作態，和戈林將軍所不同的是戈貝爾把自己的積蓄放入阿根廷銀行了，他在那裏儲存了一百多萬美金，說是猴子們沒有什麼思慮的，但是戈貝爾博士却顧慮着將來。

希特勒以繪畫開始，戈貝爾是以小說開始。唉，他也不走運，他的小說誰也沒買，他以後解釋說：『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們搗鬼』……

戈貝爾在自己主要的小說裏毀謗了俄羅斯人。一個優良的德國人米赫爾向着一個僞託姓做維奴列夫斯基的俄國人說：『你們應該被極服，被消滅！……』戈貝爾博士現在未必跑去『消滅』俄國人，他是一個出名的懦夫，甚至沒有警報的時候，他還憂奔向防空避難室了。

希特勒託付戈貝爾博士一件崇高的文化工作——國民教育，這個人選並非偶然的——因為戈貝爾曾經說：『當着我面前，談論理智的時候，我想掏出手槍來，』他開始工作之後，在火堆裏焚燒了兩千萬冊書籍——他向喜愛什麼海涅而不高興戈

貝爾的讀者們報復了，他說道：『我看見印刷的字句便要嘔吐。』這並不完全正確——他尊重着自己的已印的和未印的詞句，他把一切的作家都從德國趕走了，然而當希特勒的黨徒們進了巴黎的時候，在他們開始發行的法文報紙上，會印着：『對於法蘭西文化最大的福祉，便是閱讀戈貝爾的著作。』

這羣匪徒們有自己的哲學家——波羅的海的德國貴族阿里佛里得·羅森堡，他於一九一八年在莫斯科卒業，是的，在飢荒的年代這個奧斯迭州的遊蕩者吃過俄國麵包，以後他學會了毀謗俄國人民，他寫道：『我們要鎮壓爲托爾斯泰毒害了的民族！』他販賣了蘇維埃烏克蘭的他在他的腰包裏一樣，他寫了一部龐大的哲學作品『二十世紀神話』，這是由『黑色百人團』（註，沙皇時代的一個秘密組織，專門迫害革命黨人）的宣傳小冊子編纂出來的，他收容了白俄的匪黨——他幻想做比龍或者米尼赫（均係人名，余未詳）來到了被希特勒的黨徒們佔領了的巴黎羅森堡，要求給他在前法國議會的房子裏籌備一個演講，他想貶低法國人民，在他的演說裏，他說法國啟蒙家的思想，『應該去到垃圾箱裏去。』他『丟棄了』思想。但是自己跑遍了巴黎的商店，『買下了』各色各樣的土產品。

在戰爭之前，他是一個從事間諜和牽制工作的特務機關的首領，他要求『被捷克人和法國人束縛得筋疲力盡的德國人的解放，』但是烏克蘭特別地吸引了他，他想要一定把烏克蘭人的手裏『解救』出來，目前他是希特勒的主要顧問：因爲羅森堡先生會說俄國話，並且他和那些希求着俄羅斯王位為『沙皇們』一同乾過杯。

亨利·希姆勒對於哲學並不感興趣，這是一個實踐家——他是秘密警察『蓋斯打撰』的首領，他對跟踪，集中營，拷問

，鑄錢，很有興趣，僅僅在德國他更關起了百萬的反法西斯帶
緒，以後他開始了在其他國家的工作，他組織了秘密警察，在
巴黎，在奧斯陸（挪威首都），在別爾格拉德（南斯拉夫首都
），他開始在歐洲的範圍裏拷問人民，這是一個戴眼鏡的，虛
弱的，討厭的暴虐者，他做過駐波蘭的『非常委員』，他殺害
了波蘭人，刑訊了波蘭的愛國者，焚燒了村莊毆打了老年人，
給士兵們發了姑娘，他驕傲地說：『叛亂和我不能兩立』——
這些劊子手們喜愛歷史的名句，但是和其他的希特勒黨的代
表們一樣，希姆勒也絕不相信德國的勝利，他慌忙地匯了兩百
多萬美金到阿根廷去，現在這個劊子手以八年的經驗坐在德國
的福重隊裏，並且欺騙着——他朦朧地看見絞架，斷頭台，拷
問室，或許在他心平氣和的那一瞬間，他安慰着自己——當然
不是以他的美金——那遠的很，——在布愛諾埃列斯——（阿
根廷首都）呢……

馮·里賓特洛夫——一個外交官，把他派出來爲了和體面
的人們交談——因爲馮·里賓特洛夫有冠冕堂皇的風度，從前
他是一個大貿易公司的代表——他販賣了香檳酒，他慣於誇獎
任何一種貨品，他有個時候，曾誇獎了假牌子的德國香檳，現
在他誇獎着自己匪幫的『愛好和平和人道主義。』

但馮·里賓特洛夫在倫敦的時候，英國人，像運動家們那
般的打了賭——誰能在里賓特洛夫所在的那個房間裏坐得久些
？在大戰的前一年，當里賓特洛夫到了巴黎的時候，警察肅靜
了所有的街道——政府駭怕里賓特洛夫的尊容激怒了巴黎市民
，這位公司推銷員閣下，看見了合乎理想的空虛的巴黎並沒覺
得難堪，他甚至說：『這一次我特別地中意了巴黎』……一年
半以後，他又到了巴黎，並且又看見了空虛的城市，現在用不

着蕭靜街道了——首都裏是沒有居民了，人們都走了，免得在希特勒匪黨重壓之下生活，空虛街道的景像並沒使里賓特洛夫傷心，他跑去吃午飯——裝滿真正法國香檳的瓶子等待了他。

這便是統治着德國，並且目前藉助於恐嚇，狡猾無恥而奪取了十幾個國家的那個匪黨的主要代表們，論到希特勒和他的黨徒們未來的歷史家應該翻看一下動物教科書——那是一羣獸類，在他們手裏有被他們征服或欺騙了的德國人民，在他們的手裏有德國的技術——飛機和坦克。和他們用不着爭辯，應該把他們當作瘋狂的狼羣那般地消滅，他們從自己的樹林裏走了出來，衝向了我們的城市。應該消滅狼羣，無論是貝克或者希里奧。熱內盧（巴西首都）的金庫都救不了他們……

在斯大林格勒城中

B. 西門諾夫作
李 蓬 之 譯

斯大林格勒不再是那些歡樂的人羣爬下褐色的巖石岸邊來一次午後游泳，或者在伏爾加河上來一次旅行的都市了。它不再是那些提着午飯桶，挽着花邊袋子騎着馬兒或者步行去上工的男男女女們的城市了，斯大林格勒現在是煙霧籠罩的城市，在它的上面，火頭日以繼夜地跳舞，灰燼浮蕩在空氣中。它是燃燒在砲火中的兵士城。從前在河中上上下下運險食物，燃料和木料的駁船已經停止了。現在渡船來回在兩岸之間，裝載供應品給城市，轉運傷者和死者到東岸（內有許多是陷入起火的房屋中的非戰鬥員）。傷的送進醫院，死的就在河岸上埋葬。

斯城的許多街道早已不復存在。其它的街道也被爆炸彈擱了洞坑，充滿了炸彈片。德軍企圖把斯大林格勒變為沒有人住

的地獄。

在一個傍晚，我們站在城市的郊外。展開在我們前面的就是戰場：煙霧的山丘和火燒的街道。各處都是我們的營衛軍所發出的迫擊砲火在天空中像神話的劍似的砍出一道一道的青黑的煙。德軍的白色透明燈照明一個長矩陣的大圓圈。最初，我們聽到納粹的轟炸機向着城市墜落而來，馬上就有炸彈的爆炸。接着便是我方的轟炸機向着西方墜落而去。他們投下黃色照明彈照明德軍的陣地，幾分鐘之後，他們便拋下了死亡的重載。

天空帶着玫瑰的顏色，在伏爾加河東岸我們看見給養線在行使。我們的渡船滿載裝滿軍火的卡車五輛，一連紅軍和一批看護。周圍許多砲彈沙沙而過。靠近我坐着的是一位醫師助理，名叫維多利亞，雪波尼雅的烏克蘭少女。這一次是她第五次渡河。醫師助手們和看護們親自收集傷兵。他們在城市各處去把傷兵帶來，把他們裝在過河的船上，因為在城中醫治是不可能的。

維多利亞和另一位烏克蘭人回憶起他們的家鄉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城。他們覺得這個城並不是真的在德國人手中，對於他們，她依然是俄羅斯的。

當渡船快到了碼頭的時候，維多利亞自認地說：『你知道，我從城中出來的時候總有一點點害怕。我已經受過兩次傷，一次傷很重。但是我不相信我會死，因為我還沒有開始人生哩。』

一個受過兩次傷，經過十五個月的戰爭，現在又第五次來回於此火燄中，這的確是可怕。在十五分鐘內，他又將通過那些火燒着的房屋，她將在開花彈與炸彈的彈雨下在某一個地方找到了一個傷兵，把他帶到渡船上。接着又作第六次的冒險。

我們是在城內，靠近河的馬路，除了炸彈落地的時候以外仍然是黑的。在炸彈落地的一會兒，城市的黑影印在天空中，使人想起它是一個堡壘。真是，斯大林格勒是一個堡壘。我走進了地下室的總參謀部。打電報的女孩子們因為夜裏沒有睡覺，因為空氣太壞，面孔都是慘白的，她們在拍打身上的灰塵。掌交通的官長們急步駛過。在他們的公文中，他們並沒有寫着關於山丘，山谷和高原；而只是關於城郊，關於馬路，有時甚至僅只關於一所房屋。我試試擦着一根火柴，但是很快地就被窒息了，因為在這一會兒地下並沒有足夠的氧氣。

我們坐在一輛舊式的破爛的小汽車上，在馬路上馳行到司令部的地方去。我們經過一個門，從這門裏有幾卡車新鮮麵包輾輾而過。很明白地，這房子內定有一個麵包製造所。城市還是活着的。

天明的時候，我們到了一個修了一半的房子（在蘇聯一切非軍事建築在戰爭開始時即被停止），一個旅部參謀部駐紮在裏面。一條在他的北邊一直是德軍陣線的道路已被迫擊砲火轟擊得亂糟糟的。在一個交叉點上，我記得警察常常站在這兒指導交通，現在站着一位輕機關槍手，指示一個德軍看不見的隱蔽角落，給在馬路上通過的士兵們。

早飯後，我們到了五層的一間房間一個瞭望地點，坐在天鵝絨的靠椅上，這間房間原來是一位工程師和他全家住的。窗上的花盆移在地板上，現在是一個觀察長距離的望遠鏡裝在窗上了。我們看到幾公里遠的鄉村中德軍的流動部隊在移動。一會兒，許多人觸着了我們埋藏得很好的地雷。那批被激怒的德軍用一陣迫擊砲火做報復，無目的地亂放一陣。

我走到這房子中央的桌子旁。在桌子的中央一瓶凋殘的花

，靠近花是幾本學校課本和一帖紙，上面有小孩子寫的字。他剛剛作完一篇描寫少年先鋒隊的文章。在這間房間，一如成千萬的其它房間一樣，人民的生活是在一瞬之間停止了。

到傍晚，我們到了一個玻璃工廠。進門口被重重的守衛着。他們嚴格地檢視了我們的證件，這使我想起一九一八年的紅警衛。在裏面我遇見了指導員，救火員，看守員和一批工人警衛員。機械工具雖然已經撤退了，但工廠仍然存留着，一批老年人保衛着它，他們是在這個工廠消磨了他們的年青力壯的日子的。

指導員告訴我們，在幾天前德軍坦克如何在這一區域突破了防綫並且向工廠衝進。當消息傳到了工廠時，大家決定必須用一切方法堵截住突破地點。指導員便命令工廠管理員趕快把幾部坦克修理好，同時其它的工人立即坐在坦克上研究駕駛法。就在當時當地他們將自己組織成爲一批坦克車手。

十分或十五分鐘後坦克修理完竣，坦克衝出了工廠大門。他們在一個石橋上與德軍相遇，納粹只有走這一個石橋才能通過深溝。跟在他們的坦克後面的是一羣工人步兵（名叫工人武裝隊）。圍着石橋和山谷激烈的戰鬥整天在進展着。

同時，圍着工廠的馬路很快地改形了。凡是能夠利用的一切東西——鍋鐵板，坦克鋼殼，桶，磚，沙袋——都被利用了。婦女們送子彈給丈夫們，工廠的女孩子們們作看護。這一天犧牲了很多人，然而因爲這一代價，河溝的一條綫是一直支持到正式軍隊增援過來的時候。

編后記

前些時候，我們會油印了一本蘇聯抗戰文藝選集——『勝利的前奏曲』，但因篇數較少，不能滿足大家的要求，因此特地刊印了這本鉛印的『黨證』，以答謝同志們的熱望。

這裏的幾首詩，是從重慶出版的蘇聯文學叢書之一『天藍色的信封』（詩集）上選出的，好的自不至這些，但為篇幅所限，只能就內容與形式的不同上各選了一些，其餘的十幾篇小說和通訊，則是從重慶出版的『「天方夜譚」』，『夢』，以及『中蘇文化』，『學習生活』，『新華日報』中選出的，除了『戴花冠的小姑娘』及『瘋狂的狼羣』兩篇，曾在『勝利的前奏曲』刊印過外，其餘的均為新稿，特別是『在斯大林格勒城中』，可說還是極新的；從質地上說，如『黨證』，『北極圈外』，『蜜蜂』，『郵票』等，尤不失為藝術的傑構。

我們介紹這本小冊子，一方面為的使大家了解蘇聯抗戰的實情，作為我們精神上的相互呼應和砥礪；另一方面也是為的使大家看了這本小冊子以後，作為一種觀摹和借鏡，看一看『人家是怎麼在寫的？』。

現將各作者的生平及其著作，一一簡略的介紹如下：

D.別德內宜 蘇聯老詩人，善寫諷刺詩，戰爭發生後，寫了許多短的諷刺詩，常與畫家得尼合作。去年八月間完成了一首敘事詩『農民史節潘』，敘述一九一二年間德國的資本家在烏克蘭騙走了農民史節潘，而在蘇德戰爭爆發後，他的兒子們英勇地反抗着德國的新的侵略，這詩集已于去年秋季在『國立文藝出版社』刊行。

S.馬爾沙克 蘇聯兒童文學作家，猶太族，寫了許多兒童

時，戰爭後，參加『塔斯社之窗』的工作，經常與畫家庫克雷尼克斯等合作，寫了許多辛辣的諷刺詩，他所編譯之『英國民歌集』已于去秋出版。

M. 斯維特洛夫 蘇聯詩人，兼寫劇曲，著有劇本『童話』、『二十年後』后者描寫內戰時期的青年生活，曾在莫斯科等地上映，頗得好評。

V. 萊拜傑夫——庫馬奇 蘇聯通俗詩人，他的詩歌，音調鏗鏘，常與作曲家杜奈耶夫斯基，鮑克羅斯等詩人合作，與江布爾同時被選為最高蘇維埃代表，他的名作『祖國進行曲』及『假若明天戰爭』早已譯成中文。

E. 托爾馬多夫斯基 蘇聯青年詩人，著有詩集『遠東詩抄』，蘇芬戰爭時，曾參加前線工作，著有詩集『三個季節』，『飛機從東方翔翔』原載『文學與藝術週報』。

Y. 烏特金 蘇聯名詩人，戰爭期間，寫了許多抒情小詩和歌曲，出版新詩集『用步槍，用鐵鎚，用筆』批評家吉爾波丁，對予這些詩曾在文學報上予以好評。

A. 特瓦爾多夫斯基 蘇聯青年詩人，近年在蘇聯頗受歡迎，他的詩歌裏所描寫的多半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平凡的人們和他們的新的情感，著有詩集『鄉村紀事』、『道路』等。

D. 江布爾 蘇聯喀什克斯坦民族詩人，現已九十八歲，年紀雖很大，但仍不倦地寫作，曾數度訪問莫斯科，他的詩歌曾獲得斯大林文藝獎金，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

W. 瓦希列夫斯基亞 原籍波蘭，為蘇聯蘇聯文壇的女作家，及蘇聯最高蘇維埃委員，著有『大地在苦難中』、『祖國』、『池沼中的火焰』及『樓頂上的房間』等。瓦氏在『大地在苦難中』一書的後記中說：『我沒有寫過一件不真實的事實，

我的人物沒有一個不是從活生生的現實裏取出來的。』對於勞動者的熱愛和信賴，有人拿她的創作比之高爾基的創作，她的手法是真實而且勇敢，她一點也不誇大，並沒有怪誕的譬喻，華麗的形容詞，矯揉造作的對比，她所寫的一切，都是嚴肅，莊重，質朴，在藝術上，她首先要追求的是真實，這些特點：在本集的短篇裏，也都可以看出來。

N.威爾塔 寫有『孤獨』『合法性』等，均以描寫集體農場生活為主題，曾得斯大林文藝獎金，『北極圈外』原發表於『消息報』。

Y.楊諾夫斯基 烏克蘭作家，近常發表短篇於報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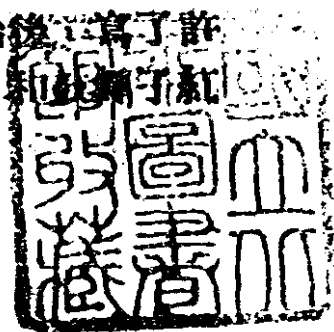
K.芬 現任現役軍，消息報特派員，劇作家，著有喜劇『沙什加』等，『未婚妻』原載蘇聯國立藝術出版社出版的『我們的婦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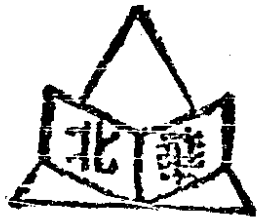
A.克列敏斯基 曾寫有中篇『開端』及短篇『克拉戈金』，『生日』等，『蜜蜂』原載『小火』雜誌。

V.卡達耶夫 中國讀者最愛之作家，『我是勞動人民兒子』的作者，曾得列寧勳章，在蘇聯文壇被譽為『天之驕子』，『他們兩人』原載『小火』雜誌。

B.捷波爾斯基 青年作家，著有中篇小說『廟會，』寫革命前的一個猶太人的小城鎮，曾得批評家的推重，還出有關於蘇德戰爭的短篇小說集，『冰墓』原載於紅星報。

I.愛倫堡 蘇聯最有聲望的老作家，文筆辛辣，善於諷刺，在巴黎住了二十年，曾參加西班牙戰爭，巴黎陷落後著有『巴黎的陷落』而得斯大林文藝獎金，蘇德戰爭開始後，寫了許多的短篇和『時論』，非常有力的打擊了法西斯，和鼓舞了紅軍弟兄們，著有『十三個煙筒』等。





\$2.60